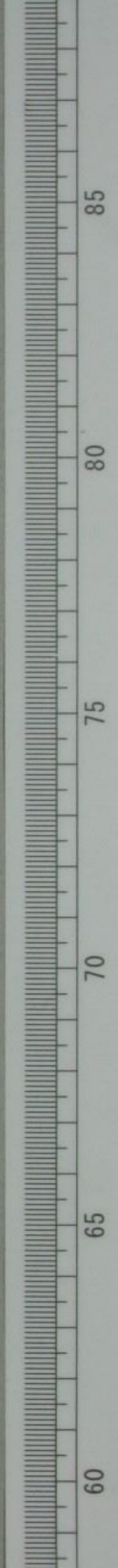




文選第八冊 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三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2
8



文庫11
D 82
8

文選卷第二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翻陽胡氏
東序少校

廣塚
廣塚

彭州
彭州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上

詠史

王仲宣詠史詩一首 曹子建三良詩一首

左太冲詠史詩八首 張景陽詠史詩一首

盧子諒覽古詩一首 謝宣遠張子房詩一首

顏延年秋胡詩一首 五君詠五首

鮑明遠詠史詩一首

虞子陽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文二十一

柳田泉

010190555092

48-11783

百一

應休璉百一詩一首

游仙

何敬祖游仙詩一首

郭景純游仙詩七首

詠史

詠史詩一首

五言

王仲宣

自古無殉死達人共所知

禮記曰陳乾昔寢疾屢其子如我死使君二婢子夾我

乾皆死其子曰殉葬非禮也杜預左氏傳大觀秦穆殺三良注曰以人從葬為殉鶡冠子曰達人好卒以子車氏三子奄

惜哉空爾為

左氏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毛萇詩傳

曰三良三善臣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鄭玄禮記注曰爾語助也結髮事明君受恩良

不些言

漢書曰霍光以結髮內侍又王生謂蓋寬饒曰臨

歿要之死焉得不相隨

劉德漢書注曰黃鳥之妻子當

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

古縻美悲切

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纈我良人鄭

各有志終不為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

包咸論語注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

毛詩曰維此奄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

漢書項羽謂樊噲曰壯士也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

三良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

言功立不由於己故不可為也呂氏春秋曰功名之立天

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孝經注曰死君之秦穆先

難為盡忠謚法曰能制命曰義我謂三良也

下世三臣皆自殘列女傳柳下惠妻誅曰愷悌君子永

語注曰沒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應劭漢書注曰秦

身為殘耐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

奄息等許諾及公薨皆從死楚辭曰美人兮攬涕

捐棄也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而靖臨穴已見上文

說文曰歎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李陵詩曰嚴父若

太息也東觀漢記鄧太后報鄧閻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禮

焦肺日長歸冥冥往而不反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禮

詠史八首

五言

左太冲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

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王粲車渠枕賦曰援柔翰

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劉向揚雄傳極羣書同著論準

過秦作賦擬子虛賈誼作過秦論司邊城苦鳴鏑羽檄

飛京都長楊賦曰求無邊城之災漢書曰冒頓乃作為

羽檄徵天下兵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尚書曰善救

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完

之苗裔也齊景公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其後田

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

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而附穰苴其中因

號曰司馬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楚辭曰臨深水而

穰苴兵法日激感也東鈔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東觀漢記班超

漢威神異劭鈔刀一割之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廣

用韓君章句曰騁施也馬融論語注曰盼動目貌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漢

日眄視也方言曰澄清也

馬融論語注曰盼動目貌

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漢書

曰酈食其長揖不拜毛詩曰中田有廬漢書疏廣曰吾自有舊田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古詩曰鬱鬱園中柳毛以彼

徑寸莖蔭此百尺條史記魏王曰寡人有徑寸之世

躡高位英俊沈下僚韓詩內傳曰所以為世子何言世

也謂卿大夫子弟也廣雅曰躡履也地勢使之然由來

非一朝周書湯曰吾欲因一勢所有而獻之列子俞

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班固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

也七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

自宣元已來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馮公豈不

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珥插也馮公豈不

巴輿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武弁貂尾為飾馮公豈不

偉白首不見招漢書馮唐曰父老何自為郎說文曰偉

奇也荀悅漢紀曰馮唐白首屈於郎署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廣雅曰希庶也干木已見魏

藩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個

趙孝成王時秦使白起圍趙魏王使將軍新垣衍說趙尊

秦昭王為帝魯連適遊趙謂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

吾請為君責而歸之乃見新垣衍垣起再拜當世貴

謝曰吾請出不敢復言秦將聞之為却五十里當世貴

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羣史記曰秦

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謝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

酣起前以千金遺魯連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

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

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班固說東平王蒼曰

光名宣於當世鄒陽上書曰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阜史

記曰魯仲連好持高節遊於趙論語顏回曰如有所立

卓臨組不肯練對珪不肯分說文曰練組緩屬也王逸楚

曰諸侯執珪解連璽耀前庭比之猶浮雲將加之宮必
朝日析人之珪授之以印後
仲連為書遺燕將燕將自殺田單欲爵之仲連逃海上
再封故言連璽鄭玄周禮注曰璽印也論語子曰不義
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毛詩曰濟濟多士毛萇曰濟
發憤思入京城毛詩曰赫赫顯盛貌

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濟多威儀也吳質書曰陳威

西都賦曰冠蓋如雲廣雅曰術道也楊惲朝集金張館

暮宿許史廬漢書蓋寬饒曰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

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曰史良娣宣帝

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左氏傳曰鄭伯有夜飲酒擊

擊磬墨子曰彈琴瑟寂寂揚子宅門無鄉相輿

人聲也漢書揚雄自叙曰雄寂寂無
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寂寂無
廣雅曰寥深也空廓也楚辭曰閔空宇之孤子漢書曰
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管子曰虛無寂寂無
無形謂之道寂寂無
法應之謂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又曰先是時蜀
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
以為寂寂無
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論語曰其或繼周者雖
式劉備有英名說文曰擅專也豈
曰劉備有英名說文曰擅專也豈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廣雅曰皓明也傳玄三都賦
曰崑崙東南地方舒靈景於天地地理書
五千里名曰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西京賦曰
未央桓寬鹽鐵論曰梓匠營紫宮於
宮室上成雲氣下成山林梓匠營
廣雅曰我我容也我與娥同古字通漢書鮑宣曰豈徒
欲使臣重高門之地哉毛詩曰藹藹王多吉士廣雅曰

藹藹自非攀龍客何為欵來遊揚子法言曰攀龍鱗

盛也注曰欵者被褐出閭闔高步追許由附鳳翼薛綜西京賦

言忽也何如子曰國無道隱者可也晉宮闕名曰洛陽城閭闔

門西向皇甫謐高士傳曰許由武陽城槐里人也隨沖

虛學于齧缺許由為堯所讓振衣于仞崗濯足萬里流

由是退隱遜耕於中嶽下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振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哀

滄浪振衣乎高嶽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史記曰荆軻之燕與屠狗及高

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

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高眇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臣瓚漢書注曰邈縣邈也張

衡四愁詩序曰豪右兼并之家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

鈞埃塵言輕千鈞喻重也列子楊朱曰貴非所貴賤非

所賤齊貴齊賤漢書曰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史記或說主父偃曰太橫主

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杜預左氏傳注曰宦

仕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

謂骨肉之親薄輕鄙之買臣困采樵伉儷不安宅漢書

也史記曰君薄淮陽邪買臣困采樵伉儷不安宅漢書

買臣家貧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妻亦

負戴相隨數止買臣無謳歌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

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也今已四十餘矣

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陳平無產業歸來鬻負郭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

死溝中耳能何富貴買臣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伉

氏之婦怒施氏曰己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伉

也陳平無產業歸來鬻負郭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

然門外多長者車轍方言曰鬻夢也郭璞曰長卿還成

謂蔽夢也音愛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都壁立何寥廓史記曰卓文君奔司馬相如相與馳歸

成史記曰卓文君奔司馬相如相與馳歸都壁立何寥廓史記曰卓文君奔司馬相如相與馳歸

曰嗟寥廓而無處 **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 班固說東平王

廣雅曰廓空也 **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 孟子

曰吳起商鞅垂著篇籍 **自古昔** 周易曰屯如遭如

曰志士不 **英雄有屯遭由來自古昔** 國語曰古曰在昔

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孫子曰何世之無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 說文曰習習數飛也

鄭玄毛詩箋 **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 言士之居窮

云隅角也 **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 王仲

賦曰廓抱影而獨倚 **計策棄不收塊若枯**

哀詩曰出門無所見孔叢子孔子 **外望無寸禄内顧無**

池魚 東方朔六言曰計策棄捐不

斗儲 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而無尋尺之禄鄭玄毛詩

箋曰迴首曰顧古出東門行曰盎中無斗米儲還

蓄也謂蓄積以待用也 **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踈** 鄭

毛詩箋曰蔑輕也 **蘇秦北遊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

華咄嗟復彫枯 史記曰蘇秦乃西至秦說惠王王方誅

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後去趙之燕陽為得罪於燕

而士自燕之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後齊大夫多與蘇秦

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又曰李斯西入秦說秦王後秦

王以斯為客卿又曰始皇以斯為丞相二世下斯吏斯

有五刑莊子曰其疾也俛仰之間文子曰身有榮華心

有愁悴蒼頡篇曰咄咄也說文曰啐驚也王弼周易注

曰嗟憂歎之辭切 **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

枝可為達士模 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

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詠史一首 五言 **張景陽**

臧榮緒晉書曰張協字景陽載弟也兄弟並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少辟公府後為黃門侍郎

因託疾遂絕
人事終於家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漢書劉向上疏曰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孟子曰霸者

之民驩虞如也王逸楚辭注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疎毛詩曰仲山甫出祖鄭玄

日祖者行犯較之祭也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尚書

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鹽鐵論曰秦達人知止足

遺榮忽如無鍾會遺榮賦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鍾會遺榮賦曰

散髮抽簪永絕一丘倉頡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孟

子曰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

生行人為隕涕賢哉此丈夫漢書楊宣上書曰行道之

憂矣涕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韓康伯周易注曰

既隕之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顧謂四坐賓多財為

累患說文曰顧還視也古詩曰四坐莫不歎漢書曰疏

字公亦以賢良為太子家令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功成名立如此吾聞知足不

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

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

十斤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訣而去道路觀者曰賢

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

謂其昆弟老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

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

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金者聖

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

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皆以壽終累猶負也累

愚為愚者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胡廣書曰建鴻德

連與燕將書曰業與三吐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說文曰吐

王爭流名與天壤俱弊

吐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

相謂也蔡邕獨斷曰太尉已下冠惠文侍中加貂蟬
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覽古一首

五言

盧子諒

徐廣晉紀曰盧諒字子諒范陽人也亦有才理顯
宗徵為散騎常侍段末波愛其才託以道險終
不遣之末波死諒依石季龍
冉閔誅石氏諒隨閔軍遇害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

蔡邕琴操曰楚明光者楚王
大夫也昭王得瑠氏璧欲以

貢於趙王於是遣明光奉璧之趙瑠古和
字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共傳寶也

厥價徒空言

史記曰趙惠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
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史記漢王

曰空言虛語非所
守也價或作償
與之將見賣不與恐致患簡才備行

李圖令國命全

史記曰趙王得秦
王書與大將軍廉頗

欺欲勿與即患秦兵之來司未定
求令報秦者未得毛
萇詩傳曰將且也見賣謂將賣已也爾雅曰簡擇也左

氏傳燭之武謂秦伯曰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杜預
曰行李使人孫卿子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

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

史記曰官者令繆賢曰臣舍人
藺相如可使王召見問藺相如

周易曰在下位而不憂家語曰
藺相如可使王召見問藺相如

關史記曰趙王遂令相如奉和璧西入秦尚書曰奉辭
罰罪鄭玄禮記注曰辭言語也莊子曰宣尼伏軾而

難化也
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
臺見相如相如奉

璧奏秦王秦王大喜毛萇詩傳曰御進也鄭玄禮
記注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令趙使者擁節也

睨金柱身玉要俱捐
王說文曰揮奮也史記曰相如視秦

指示王王授璧相如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曰臣觀大王無償趙城意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

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
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請以十五都與趙燕丹子曰荆

軻拔匕首擗秦王決耳入銅柱
連城既偽往荆玉亦具

還史記曰相如度秦王特以詐偽為與趙城實不可得

亦終不與璧愛在澠池會二主克交歡爾雅曰愛曰也

為好會於澠池趙王遂與秦王會澠池又曰嚴仲子謂

聶政曰故進百金者得以交足下權漢書曰郭解入關

賢豪交歡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史記曰秦武王死無子

列子曰不猶愈於負其力乎漢書曰秦王政負皆血下

力怙威鄭玄周禮注曰負恃也方言曰端緒也

霑衿怒髮上衝冠目說文曰皆目眦也列士傳曰朱亥瞋

注見上西缶終雙擊東瑟不隻彈西缶東瑟已

不易處死誠獨難幽通賦曰捨生取誼史記太史稜威

章臺顛彊禦亦不干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懾于

尚書傳曰屈節邯鄲中俛首忍迴軒如功大拜為上卿

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

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出望見廉頗相如

引車避匿家語子貢曰夫子欲廉公何為者負荆謝厥

屈節以救父母之國節猶操也

魯史記曰於是舍人相與諫相如曰今君與廉君同列

雖駕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

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自鬪其勢必不供生吾

所以為此也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

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如將

軍寬之至也卒相與歡為刎頸之交晉灼漢書注曰以

辭相告曰謝尚書曰思免厥讐孔安國尚書傳曰魯過

也智勇甚晉思張使我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

張子房詩一首

亂義熙十三年正月公以舟師進

討軍頓留項城

謝宣遠

王儉七志曰高祖遊張良廟並命僚佐賦詩瞻之所造冠于一時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

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

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

小洛易隆替興亂罔不

尚書曰予朝至于洛師小惟洛食韋昭國語注曰替廢也漢書婁敬說高祖曰昔成王即位乃營成周都

洛以為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力政吞士又劉向上疏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

九鼎苛慝暴二殤

政也如涪漢書注曰王室微弱諸侯以力為政相攻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而遷

西周禮記曰孔子過泰山側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

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

集朱光

東京賦曰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漢毛詩曰天鑒在下有命既集曹植離友詩曰靈鑒無私

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苛猶虐也

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

賈逵國語注曰鑒察也南

謂張良也毛詩曰所謂伊人感猶應也尚書咎繇曰無

傳曰聿遂也陸機遂志賦曰扶

興王以成命延衰期乎天祿

昌婉婉和順貌也漢書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吾不如

子房易靈圖曰攝天之業使之理鄭玄曰天業得

其鴻門消薄蝕垓下殞攬搶

漢書曰亞父范增說項羽

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乃與項伯見沛公曰早自來謝

沛公擊沛公羽不應有頃公從間道走軍使張良留謝

又曰漢王追羽至陽夏不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

用良計諸侯皆圍羽垓下薄蝕攬槍皆喻羽也京房

易飛候曰凡日蝕皆於晦朔不於晦朔蝕者名曰薄爾

雅曰彗星

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

漢書曰良從上出奇計及立蕭相國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勸高祖立之漢書婁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如

入開上問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又曰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留侯善畫計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請以為客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黥布歸愈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又疏廣曰太子國儲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叟言初即合契幽副君也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叟言初即合契幽鄉漢書曰良從容步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期此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旦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又曰願棄人閒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廼學道欲輕舉莊子曰華封人謂堯曰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毛詩曰肇允彼桃蟲翻飛維鳥鄭玄曰肇始也允信也薛君韓惠心奮卑祀清埃播無疆周易曰詩章句曰翻飛貌惠心奮卑祀清埃播無疆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清埃猶清塵也李尤武功神武睦三正裁歌曰清埃飛連日月毛詩曰惠我無疆神武睦三正裁

成被八荒神武謂宋高祖也尚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漢書曰監八方被八荒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明兩慶霄皆喻宋高祖燭幽堯舜二帝所居也言以高祖譬舜則高祖光明又方堯則堯可輕薄也周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鄭玄曰明兩者取君明上下以明德相承其於天下之事無不見也孟子曰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然河政見四子藐始射之山汾水之陽杳然喪其天下也鑿於歷頽寢飾像薦嘉嘗宋略曰大軍九月次彭城鑿聖心豈徒甄惟德在無志矣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陸機高祖頌曰念功惟德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喻宋也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遊於九原曰死者若可

作也吾誰與歸毛詩曰嗟我懷人真濟濟屬車士粲粲

彼周行毛萇曰行列也周之列位

翰墨場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乘歸田賦曰揮翰

圃講經瞽夫違盛觀竦踊企一方瞽夫宣遠自謂也毛

子叔連曰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一方四達雖平直蹇步

愧無良禮記曰周道四達尚書曰王道正直孔安國曰

足不良能行毛萇食和志微遠延首詠太康莊子曰聖

詩傳曰良善也

也故或不言而傲人以和郭象曰各自得斯飲和矣豈

待言哉微遠亦自謂也阮瑀止欲賦曰飲延首以極視

魏明帝野田黃雀行曰四夷重譯貢百姓謳吟

詠太康琴操伍子胥歌曰庶此太康皆吾力兮

秋胡詩一首

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今吾

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奉二親吾不願人之金秋胡子遂去歸至家奉金遺其母其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見之而慙婦曰束髮脩身辭親往仕五年乃得還當見親戚今也乃悅路旁婦人而下子之裝以金與之是志母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而自投河而死

倚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

毛詩曰其桐其椅其椅其實離又曰鳳皇鳴矣于彼高

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曰昔也植

朝陽傾枝俟鸞鸞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

五穀鄒子吹律而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鳥言椅梧竹鳳

而溫至生黍也

谷資吹律而成煦類乎影響豈不相思故夫婦之儀自

遠相匹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鸚冠子曰影則

隋形響則應聲毛婉彼幽閑女作嬪君子室毛萇詩傳

貌又曰窈窕幽閑峻節貫秋霜明豔伴朝日貫猶連

也爾雅曰嬪婦也

也爾雅曰嬪婦也

有女篇曰容華既以豔志節擬秋霜鄭玄周禮注曰汴
等也詩曰東方之日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
言所說者顏色盛
美如東方之日
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
其陸機
曰在昔
蒙嘉運
燕居未及好良人顧有違
又曰或燕居息
曰良人出必厭酒肉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毛
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
千里外結綬登王畿
於陳故脫巾而結綬也東觀漢記
曰江革養母幅巾履屨漢書蕭育與朱博為友長安諺
曰蕭朱結綬言其相薦達也秋胡仕陳而曰王畿詩緯
所起也
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
易歸藏曰君子戒
傳曰讒鼎之銘
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威遲
古詩曰驅車
曰昧旦不顯
貌韓詩曰周道威夷其義同倭於危切
沒為長不歸
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嗟余怨行役三陟窮

晨暮

毛詩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又曰陟彼崔嵬我
我馬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
楚辭曰嚴車駕兮戲遊
漢書李廣令曰下馬解鞍左氏
傳太叔曰跋涉山川蒙犯霜露
原隰多悲涼迴颺卷高

樹
注曰涼愁也
離獸起荒蹊驚鳥縱橫去
阮籍詠懷詩
悲哉遊官子勞此山川路
其三漢書薄昭與淮南王
下
悲哉遊官子勞此山川路
書曰亡之諸侯遊宦事人

毛詩曰山川悠
超遙行人遠宛轉年運徂
楚辭曰超消
又曰愁脩夜而婉轉莊子老聃曰
良時為此別日月方

向除
往矣日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頃臾毛詩曰昔我
月為除廣雅
孰知寒暑積僂俛見榮枯
程曉女典曰春
榮冬枯自
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座隅
陸機青青河畔草
然之理

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座隅
陸機青青河畔草
詩曰空房來悲風

鵬鳥賦曰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燕其四毛詩曰言念

正于坐隅王諷賦曰主人女歌曰歲已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

昔醉秋未素今也歲載華蟄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

援高柯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薛君韓詩章傾城誰不

顧弭節停中阿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

往誠思勞事遠闊音形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曹子建

平生廣雅曰時闇也五載之別維父論情無容不識直

贈顧彥先詩曰形影曠不接所說雖為五載別相與昧

聲與音聲音日夜闇何以慰吾心

玄毛詩箋曰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王逸曰弭節兮鄭年

也少時捨車遵往路鳧藻馳目成周易曰舍車而徒義

之路也李陵詩曰行人懷往路班彪與州賦曰感鳧藻

以進樂兮楚辭曰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王逸

曰獨與我親而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毛詩曰元龜

相親成爲親也金鄭玄毛詩箋曰義心多苦調密比金玉聲其六潘岳

聊且略之辭也義心清尚莫之與鄰調猶辭也高節難久淹竭來空復

辭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高節難久淹竭來空復

遲遲前途盡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

閑居賦曰太夫人在堂蘇亥織女詩曰時來嘉慶集室

妻之所居女史箴曰正位居室楚辭曰浮雲兮容與導

余兮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物色桑榆言日晚也東

東隅收美人望氏至慙歎前相持其七楚辭曰美有

之桑榆

皓齒嫵以媿有

之桑榆

皓齒嫵以媿有

皓齒嫵以媿有

皓齒嫵以媿有

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毛詩曰有懷于衛靡日離居殊

年載一別阻河關楚辭曰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

春來無時豫秋至恒早寒爾雅曰明發動愁心閨中

起長歎毛詩曰明發不寐曹子建慘悽歲方晏日落遊

子顏其入言情之慘悽在平歲之方晏日之將落愈思

高張生絕弦聲急由調起高張生於

立節期於效命聲急由乎調起以喻辭切與於恨深揚

聲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弦說苑曰應侯與賈子

韻也謂音聲之和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繁欽與魏

韻也謂音聲之和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繁欽與魏

為別百行僞諸己孔臧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飭百行

君子失明義誰與借沒齒家語孔子曰淫亂者

之長川其九貞女不犯霜露而違禮而我貪生以棄

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豈不知當早夜成婚禮謂

五君詠五首好酒踈誕不能斟酌當年領步兵

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

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

詠阮籍曰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

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

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

顏延年

文三十一

十六

阮步兵

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籍以步兵校尉大將軍

甚奇愛之

阮公雖淪跡識密臨金亦洞

廣雅曰淪沒也識心之別言

謂之識廣雅曰沈醉似埋昭寓辭類託諷

臧榮緒晉書

鑒照也洞深也沈醉似埋昭寓辭類託諷曰籍拜東平

相不以政事為務沈醉日多善屬文論初不苦思率爾

便成作五言詩詠懷八十餘篇為世所重班固漢書述

託諷終始麗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為眾魏氏春秋曰

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籍從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

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

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適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

鸞鳳之音焉毛詩曰嗟我懷人孫盛晉陽秋曰阮籍嫂

嘗歸家籍相見與別或以禮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邪

曰越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

遠口不評論臧否人物魏氏春秋曰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中散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

孫盛晉陽秋曰嵇康性不偶

叔敖曰耦世接俗子不如我食霞謂仙也楚辭曰漱正

形解驗默仙吐論知疑神顧凱之嵇康讚曰南海太守

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曰嵇叔夜寧

曰嵇臨命東市向得在茲靚曰叔夜迹示終而實尸解

桓子新論曰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示民有終孫綽嵇

中散傳曰嵇康作養生論入洛京師謂之神人向子期

難之不得屈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其神凝

郭象曰行若曳枯木心若聚死灰是其神凝也廣雅曰

疑定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湯武薄周孔所以迕世

也爾雅曰迕逆犯也五故切非有先生論曰欲聞流議神

仙傳曰王烈年已二百三十八歲康甚愛之數與共入

文三十一

十七

山遊戲採藥桓子新論鸞鳥翻有時鍛龍性誰能馴
曰天神人五二曰隱淪鸞鳥翻有時鍛龍性誰能馴
別傳曰康美音氣好容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淮南子
曰飛鳥鍛羽許慎曰鍛殘羽也左氏傳曰劉累學擾龍
于豢龍氏服虔漢書注
曰擾馴也鍛所例切

劉叅軍

表宏竹林名士傳曰
劉靈為建威叅軍

劉靈善閉關懷情滅聞見

無外累故聞見皆滅滅榮

緒晉書曰靈潛嘿少言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繩約而不可
開王弼曰因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關鍵繩約而不可
無所見耳無所聞汝神遊守形形乃長生鼓鍾不足歡
榮色豈能眩夫鍾鼓以悅耳榮色以悅目今聞見既滅
能眩也賈逵國語注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廣雅曰
曰眩惑也戶徧切和沈涵于酒孔安國曰沈謂醉冥也
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臧榮緒晉書曰靈常乘鹿車攜
一壺酒尚書曰義

毛詩曰好樂無荒
鄭玄曰荒廢亂也
謂中心也蒼頡篇
曰表別外之辭也

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

頌酒即酒
德頌也衷

阮始平

去宏竹林名士傳曰阮咸字仲容籍之兄
子也與籍俱為竹林之遊官止始平太守

仲容青雲器實累生民秀

青雲言高遠也史記太史
公曰夫問巷之人欲砥行

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代哉
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廣雅曰秀美也
識微在金奏荀勗所造樂聲高則悲士國之音哀以
思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善必古今長短之所
致後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壞以此尺度於勗今尺
短四分時人明成瓦樂事以鍾鼓奏九夏杜預左氏傳
官曰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杜預左氏傳
注曰擊鍾

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觀

名士傳曰阮咸哀
樂至過絕於人太

而奏樂
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列子曰有神巫自齊而來
處於鄭命曰季成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惑其道

也山濤啓事曰成若在官之職必屢薦不入官一麾乃
妙絕於時鄭玄毛詩箋曰觀見也
出守曹嘉之晉紀曰山濤舉咸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
能用也尚書曰學古入官麾指麾也言為勗所指
麾也傳暢諸公讚曰勗性自
矜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

向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豪素說文曰淡薄味也文探道好
賦曰唯豪素之所擬

淵玄觀書鄙章句謂注莊子也世說曰初注莊子者
數十家莫能究其指要向秀於舊

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王逸妍蚩曰窮聖人
之秘奧測六義之淵玄王逸楚辭注曰鄙耻也漢書曰
費直治易長於交呂既鴻軒攀秋亦鳳舉向秀別傳曰
秀常與嵇康
卦筮無章句交呂既鴻軒攀秋亦鳳舉向秀別傳曰
秀常與嵇康
偶鍛於洛邑與呂子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
之費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歸鴈載軒軒飛貌張衡
賦曰星迴日流連河裏遊惻愴山陽賦漢書班伯曰
運鳳舉龍驤

唯所以流連也服虔曰荒樂也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
內之山陽與河內向秀相友善遊於竹林思舊賦曰濟
黃河以汎舟經山陽之舊居

詠史一首 五言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
更名維陽邯鄲臨淄宛成都

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矜夸也漢
書曰班壹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戰國策云張儀曰

爭名於朝市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 百金不市死明

經有高位史記陶朱公曰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漢
書夏侯勝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苟

明其取青紫 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西都賦曰立十
如俯拾地芥

賦曰飛甍舛互李尤 仕子影華纓遊客竦輕轡七啓曰
辟雍賦曰攢羅鱗次

八冥楚辭曰竦余駕乎 明星晨未稀軒蓋已雲至毛詩曰
明星有

關鄭玄曰明爛然也說文曰希疎也希與稀通說苑曰
翟璜乘車載華蓋田子方怪而問之對曰吾祿厚得此
軒蓋尚書中候 賓御紛飈沓鞍馬光照地 孔安國尚書
曰青雲浮至 吳質答東阿王書 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 周易曰日
日情踴躍於牽馬 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 月運行一
寒一暑應璩與曹長思 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 言身
書曰春生者繁華也 而不仕世棄身而不任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於成都
市曰閔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楚
辭曰野寂寞其無人莊子曰夫欲勉
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矣

詠霍將軍北伐一首

五言

虞子陽

虞義集序
曰義字子

陽會稽人也七歲能屬文後始安王引為侍郎尋兼
建安征虜府主簿功曹又兼記室參軍事天監中卒
擁旄為漢將汗馬出長城 班固涿郡人伐鼓漢書公孫弘曰
臣愚驚無汗馬之勞史
記曰秦使蒙恬築長城 長城地勢嶮萬里與雲平涼秋

八九月虜騎入幽并

宋子侯詩曰高秋
九月白露變為霜

飛狐白日晚

瀚海愁陰生 漢書酈食其曰距飛狐之
臨瀚海如瀉曰瀚海每
名說文曰陰雲覆曰
檄也楚漢春秋曰黥布反羽書至上大怒漢書曰李廣
行無部曲不擊刀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鏃受一斗畫
炊飲食夜擊持行名曰刀斗今
在滎陽庫中刀音脈鏃音遙 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
於 周易曰乘其墉弗克攻杜預左氏傳注曰乘登也廣
於 雅曰揮動也越絕書曰楚王使風湖子歐冶子干將
作劍曰太阿晉鄭聞而求之不得圍楚之城三年不解
於是楚王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為之破敗史
記曰陸賈寶劍直百金楚
辭曰旌蔽日兮敵若雲 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 陸
機從軍行曰胡馬如雲屯穆天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
士郭璞曰萃聚也亦猶傳有七輿大夫皆眾聚集有智
力者為王爪牙也左氏傳曰王伐鄭鄭原繁為魚麗之
陣漢書曰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服虔

曰金城隴西天水胡笳閑下思羌笛隴頭鳴李陵書曰胡笳互動

安定北地郡也沈約宋書有胡漢舊箏笛錄有曲不骨都先自龍言日逐

次云精懼也漢書匈奴有骨都侯又曰匈奴龍言焉文穎曰恐

喪精玉門罷斥候甲第始修營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

遇害又曰賜霍光甲第一區又曰上為霍去位登萬庚

病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積功立百行成

論語曰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積功立百行成

子曰與之庾包咸曰十六斗為庾百行已見

上文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老子曰天長地久莊子

有時爾雅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楚辭曰宮庭震驚

曰虧毀也言樂眾並會復作激楚之聲也桓子新論琴楚清聲也

道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

平當令麟閣上千載有雄名漢書甘露三年單于始

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

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叙其姓名

百一

百一詩一首

五言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南

應休連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徧

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為應焚棄之何

晏獨無怪也然方賢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

百一季充翰林論曰應休連五言詩百數十

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又孫盛晉

陽秋曰應璩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

有補益世多傳之據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

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璩集謂之新

詩以百言為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以字名

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

一之名蓋與於此也應璩文章錄曰璩字休璩

歷官散騎侍郎曹爽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典著

作卒文章志曰璩汝南人也詩序曰下流應侯自誨也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論語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

下之惡皆歸焉尚書仲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韓子

龜曰慎厥終惟其始之以名高史記曰灌夫亦得寶嬰通列侯前者墮官去

有人適我間高唐賦曰長吏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

漢書楊惲書曰田家作苦蔡邕與袁公問我何功德三

入承明廬陸機洛陽記曰吾常怪謁帝承明廬問張公

張公云魏明帝在建始殿朝會皆所占於此土是謂仁

智居言今所占之土是謂仁智之所居乎亦問者之辭

語曰智者樂山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典論論文曰文

新序孫叔敖曰府庫之藏金玉筐篋之橐簡書說文曰

燕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言文章既不經國筐篋又

學往往而見譽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孝經曰曾子

問者之辭也宋人遇周客慙愧靡所如言己妄竊崇班

王邑請召賓人之遇周客慙愧而無所如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

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石

曰端冕立服以發寶華匱十重巾十襲客見免而掩口

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甓不殊主人大怒曰

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杜預左氏傳曰如從也

遊仙詩一首

五言

何敬宗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柏贈從弟詩曰青青陵上柏劉公幹

臧榮緒晉書曰何劭字敬宗陳國人也博學多

聞善屬篇篇章初為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薨

亭高

光色冬夏茂根祗無凋落

莊子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在冬夏青青爾雅

貌曰抵本也焦貢易林曰

吉士懷貞心悟物思遠託揚志

温山松柏常茂不凋落

玄雲際流目矚巖石

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

王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土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

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縑山頭果乘白鶴

山下文子曰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上與道為友下

與化為人張湛曰止能友於道友或為反呂氏春秋曰

君子反道以修德思玄賦曰續連抗跡遺萬里豈戀生

翻兮紛暗曖說文曰御使馬也民樂

遊仙詩七首

五言

郭景純

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錙銖纓紱食
雷倒景餌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雖志
狹中區而辭無俗累
見非前識良有以哉

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遯棲

西京賦曰都邑遊俠張趙

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久矣郭璞山海經注曰山
居為棲又曰遯者退也周易曰龍德而隱遯世無悶朱

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

東方朔十洲記曰臣故捨韜隱

史記曰李少君謂武帝曰臣常遊臨源挹清波陵崗掇

海上見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也

丹萸

毛萸詩傳曰挹斟也又曰掇拾也都活切本草經
曰赤芝一名丹芝食之延年凡草之初生通名曰

黃故曰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

靈谿谿名也庾仲雍

丹萸

里公靈谿水雲梯言仙人昇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墨

子曰公翰般為雲梯必取宋張湛列子注曰班翰為梯

可以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巫去無污我列女傳曰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楚楚王遂駕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之居亂世為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投其進則保龍見退為觸藩抵謂奮而去老萊乃隨而憶進則保龍見退為觸藩抵謂求仙也退謂處俗也周易曰九二見龍在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

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左氏傳曰魯人之皐使我高蹈莊子曰孔子彷彿塵垢之外說文曰謝辭別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庾仲雍荊州記曰臨沮縣有青谿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郭景純嘗作臨沮縣故遊仙詩嗟青谿之美**雲生梁棟間風出窓戶裏借**

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史記曰蘇秦東事師於齊而習有鬼谷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自翹迹號鬼谷子言其自遠也然鬼谷之名隱者通號也翹迹

企穎陽臨河思洗耳廣雅曰翹舉也呂氏春秋曰昔堯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其耳**閭闔西**

南來潛波渙鱗起閭闔風已見西京賦高誘曰允靈妃

顧我笑粲然啓玉齒靈妃宓妃也毛詩曰顧我則笑鄭然皆笑莊子曰女商謂徐無鬼曰吾齒所以**寒脩時不存**

要之將誰使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曰古賢寒脩而媒理也廣雅曰將欲也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言珍禽芳草遞相輝映可悅之甚也蘭苕蘭秀也

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陸機毛詩草木疏曰松蘿蔓女蘿施于松栢毛

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冥玄放情

陵霄外嚼蕊挹飛泉楚辭曰放遊志乎雲中淮南子曰

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煙列仙傳曰赤松子者

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

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漢武內傳王母侍

者歌曰遂乘萬龍椿馳騁眺九野嵇康答難曰偃佺以

栢實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煙古白鴻頌曰茲亦耿介矯

翻紫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列仙傳曰浮丘公接文

曰拍拊也昔白切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神仙傳曰

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日向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

洪崖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大戴禮夏小正曰蜉蝣

先生龜鶴壽有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道家之言鶴曲頸

而息龜潛匿而噎此其所以為壽也服氣養性者法焉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楚辭曰貫鴻蒙以東揭兮維

轡於扶桑以留日幸得延年壽也莊子黃帝曰陰陽四

時運行各得其序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高誘曰代

更也謝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爾雅曰淮海變微禽

叙也吾生獨不化國語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

夫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

乘風雲與螭龍共駕適不死之國國即丹谿其人浮

遊列缺翔倒景然死者相襲丘壟相望逝者莫反潛

者莫形足愧無魯陽德迴日向三舍淮南子曰魯陽公

以覺也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

許慎曰二十八宿一宿為一舍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

吒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尚書曰日月逾邁孔安

也楚辭曰憂不暇兮寢食吒增歎兮如雷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遊

逸迅思拂霄及遠遊以清源喻仙者願輕舉而高蹈

無增瀾安得運吞舟

清源不能行運吞舟之魚以喻塵俗不足容乎仙者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方塘含清源楚辭曰谿谷嶄巖水增波韓詩外傳孟子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汚世

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

珪璋明月皆喻仙也言珪璋雖有特達之美而明月皆喻

難闇投以喻仙者雖有超俗之譽非無捕影之譏禮記孔子曰珪璋特達德也鄒陽上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

莫不索劍相眄者 潛穎怨青陽陵苕哀素秋

言世俗仙而怨天施之偏又歎浮生之促類潛穎怨青陽之晚

疎陵苕哀素秋之早至也潛穎在幽潛而結穎也鄒潤甫遊仙詩曰潛穎隱九泉女蘿綠高松義與此同

悲來 爾雅曰春為青陽又曰苕陵苕也素秋已見上文

惻丹心零淚緣纓流 悲俗遷謝故惻心流涕周易曰謂斯戒明吾丹心淮南子曰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流涕霑纓

雜縣寓魯門風煖將為災

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

祭之展禽曰越哉臧文仲之為政也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言仁且知矣今茲海鳥其有災乎

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風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曰信吾過也賈逵注曰爰居雜縣也 吞

舟涌海底高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

吞舟魚已見上文漢書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大瀛州此三神山者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白銀

為宮闕未至 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杯

列仙傳曰陵陽子明者銓鄉人也好釣魚於澗溪釣得白魚腸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

子明遂上黃山採玉石脂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抱朴子

曰流丹者石芝赤精蓋石流黃之類也事見太一玉英

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道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老子亦云老子師揮謂以手揮之神仙傳曰苒君學道於齊不見使人金案玉

杯自來 姮娥揚妙音洪崖領其顛 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

人前

文三十一

二十六

竊而奔月許慎曰常娥羿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史記蘇秦曰妙音美人以充後宮洪崖已見上列子曰領其頤則歌合律廣升降隨長煙飄飄戲九垓列仙傳曰領其頤也五感切

晉封子者黃帝時人也積火自燒而隨煙上下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至于蒙穀之上見一士焉盧敖仰視之乃與語曰唯敖為皆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今卒親夫子於是始可與敖為交乎士笑曰今子遊始於此而語窮六合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居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視之弗見乃止

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鄭玄禮記注甲開山圖榮氏解曰五龍皇后君也昆弟五人皆人面而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次曰徵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次曰宮龍土仙也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孔安國論語注曰方比方也燕昭使人文曰孩小兒笑也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燕昭使人萊已見上文漢武內傳西王母曰劉徹好道然形慢神穢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見魄說文曰朔月一日始也晦月若循連環禮記曰四時和而後月生是以前三王之統五而闕尚書曰惟三月哉生魄孔安國曰十六日明消而生也

蓍收清西陸朱義將由白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曰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秋朱義曰也楚辭曰吾令從白道漢書云月有九行立秋秋分西圖曰立秋秋分月道左傳曰分同道謂春分秋分日同道也

寒露拂陵茗女蘿辭松栢淮南子曰斗指辛則寒露陵茗已見

女蘿松蘿也

薜榮不終朝蜉蝣豈見夕潘岳朝菌賦時人以爲薜華莊生以爲朝菌其物向晨而

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外國圖曰圓丘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東歲芝及神草靈液謂玉膏之屬也曹植苦寒行曰靈液飛波蘭桂參天

王孫列八珍安期

鍊五石王孫列八珍以傷生安期鍊五石以延壽言優劣殊也漢書票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周禮曰食醫掌和王八珍之齊列仙傳曰安期生自言千歲抱朴子曰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石曾青磁石也
長揖當塗人去來山林客當塗即當仕路也漢書武帝制曰守文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山林已見上文孟子曰公孫丑問曰當仕路也路於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趙岐曰當仕路也

文選卷第二十一

文選卷第二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學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招隱

左太沖招隱詩二首

陸士衡招隱詩一首

王康琚反招隱詩一首

遊覽

魏文帝芙蓉池作一首

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一首

謝叔源遊西池詩一首

謝惠連泛湖出樓中翫月詩一首

謝靈運從遊京口北固應詔詩一首

曉出西射堂詩一首

登池上樓詩一首

遊南亭詩一首

遊赤石進帆海詩一首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一首

登石門最高頂詩一首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詩一首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詩一首

顏延年應詔觀北湖田收詩一首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一首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詩一首

鮑明遠行藥至城東橋詩一首

謝玄暉遊東田詩一首

江文通從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詩一首

沈休文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一首

宿東園詩一首

遊沈道士館詩一首

徐敬業古意酬到長史漑登琅邪城詩一首

招隱

招隱詩二首

五言韓子曰閑靜安居謂之隱

左太冲

雜詩左居陸後而此在前誤也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

魯連子曰連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遂杖策而去說文曰

杖持也方言曰木細枝曰策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之難踐鄭玄周禮注曰荒蕪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橫

塞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

結構謂交結構架也魯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尚書

大傳子夏曰弟子受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巖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尚彈琴其中與先王之

風則可以發憤矣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

尚書大傳曰相與觀乎南山之陰高誘戰國策注曰山北曰陰爾雅曰山脊曰岡鄭玄周禮注曰陽木生於山南也石泉漱瓊瑤織

鱗亦浮沈

楚辭曰飲石泉兮蔭松柏漱猶也毛萇詩傳曰瓊瑤美玉也非必絲與竹

山水有清音

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

間重襟

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毛萇詩曰灌叢也南都賦曰寡婦悲吟秋菊兼糗糧幽蘭

以為佩然蘭可為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佩故以間襟也言世務勞力不彊鄭玄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蒼頡篇曰簪笄也

所以持冠也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

王隱晉書曰左思徒居洛城東著經始東山廬詩毛詩曰

經始靈臺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小栗小棘曰榛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

易曰井冽寒泉廣峭蒨青葱簡竹栢得其真

峭蒨鮮明貌孫卿子曰桃

李蒨察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栢經隆
冬而不彫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
弱葉棲霜

雪飛榮流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有
屋俾言爵服之榮

有奸惡隨之屈伸管子曰將立朝廷則爵服不可不
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人賤爵服矣家語孔子曰君子

之行已也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則結綬生纏牽彈冠去
伸束征賦曰行止屈伸與時息兮

埃塵言人出仕非一途或結綬以生纏牽之憂或彈冠
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蕭朱結綬王貢

彈冠言其相薦達也說文曰纏繞也淮南子曰王喬赤
松去塵埃之間離羣

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論語曰
物之紛可謂養生矣

惠少連降志尋身矣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論
語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

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子相與觀所尚道遥撰良
辰趙岐孟子章句曰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廣雅曰尚

辰趙岐孟子章句曰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廣雅曰尚
高也謂中心之所高尚也莊子曰逍遙乎無事之業

東征賦曰撰
良辰而將行

招隱詩一首 五言

陸士衡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毛詩曰明發不寐楚辭曰心

新序曰古老振衣而起杜預左氏傳注曰躑躅欲安之

幽人在浚谷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朝採南澗藻

夕息西山足毛詩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

採其薇毛萇詩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劉公幹詩曰

齊都賦曰翠幄浮遊杜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上林

預左氏傳注曰幄帳也山溜何泠泠飛泉

激楚結風楚辭曰遊蘭皋與蕙林王山溜何泠泠飛泉
逸楚辭注曰薄附也廣雅曰秀美也

漱鳴玉枚乘上書曰泰山之雷穿石楚辭曰哀音附

飛泉之微液鳴玉亦瓊瑤也見上注

靈波頽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醇樸莊子曰天

無有哉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

樂之謂至人又曰唐虞始為天下樂也

子注曰澆薄也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論語子曰富而

也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稅駕喻辭榮也史

記李斯曰當今人臣之位無居上者可謂富貴極矣吾

未知所稅駕也方言曰舍車曰稅脫與稅古字通

反招隱詩一首 五言

王康琚 古今詩英華題云晉王康琚然爵里未詳也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史

曰老子名耳字聃列仙傳曰李耳字伯陽生於殷時為

周柱下史又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

隱於首陽山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皇甫謐逸士傳曰巢

父堯時隱人常山居

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

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

解嘲曰遭盛明之世毛萇詩傳曰中林林中放神青雲

也外絕迹窮山裏琴操曰許由云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

難郭象曰不行則易也王隱晉書李鷄雞先晨鳴哀風

重奏曰陳原絕迹窮山韞積道藝

迎夜起楚辭曰鷄雞鳴而悲鳴凝霜凋朱顏寒泉傷

玉趾楚辭曰有寒泉左氏傳楚太宰蔣蔣蔣

君若步玉趾周才信眾人偏智任諸已隱居為偏智傳

辱見寡君

子曰君子周才難論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劉向列

語子曰君子求諸己

曰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莊子曰夫明白於天地之德

者此之謂太平大宗與天和者也淮南子曰顏回天死

季由菴於衛皆迫性命之情而不得天和者也列子公

孫朝曰矯性命以招名弗若死矣又曰均天下之至理

張湛曰物事皆均則理無不至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
郭象莊子注曰至理盡於自得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
始萬物之有齊物論又曰萬物一齊孰短孰長又曰遊乎
始萬物之所始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遊覽

芙蓉池作一首

五言

魏文帝

魏志曰文帝諱丕字子桓太祖太子也為五官中郎將太祖薨嗣位為丞相魏王受漢禪即皇帝位

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

呂氏春秋曰乘輦于宮中毛萇詩傳曰乘升也

相漑灌嘉木繞通川

西京賦曰嘉木樹庭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

蓋脩條摩蒼天

子虛賦曰折羽翼兮摩蒼天

載飛鳥翔我前

張衡羽獵賦曰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

日明星皓皓上夫垂光采五色一何鮮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

華藻之力也仙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喬王子喬即

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快心意保己終百年

保己焉養生經黃帝曰中壽百年

南州桓公九井作一首

五言水經注曰淮南郡

即南州矣庾仲雍江圖曰姑孰至直瀆十里東通丹陽湖南有銅山一名九井山有九井井與江通何法盛桓玄錄曰桓玄字敬道出姑孰大築府第

殷仲文

檀道鸞晉陽秋曰殷仲文字仲文陳郡人也為驃騎行參軍以桓玄

之姊夫玄僭立用為長史帝反正出為東陽太守愈益憤怒後照鏡不見其面

數日禍及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準

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李尤辟雍賦曰攢

羅鱗次字書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潘安仁有秋興賦鄭玄周禮注

日興者託景氣多明遠風物自淒緊言欲成也爽籟警

幽律哀壑叩虛牝言風之疾也激爽籟而叩其虛牝也爾雅曰爽差也

籟管非一故言爽焉莊子南郭子綦謂子游曰汝聞地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郭象曰人籟籟也夫籟管

參差宮商異律故有長短高下萬殊之聲鄭玄禮記注曰警起也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大戴禮曰丘陵為

壯谿谷歲寒無草秀浮榮甘夙頌爾雅曰不榮而實謂為壯

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故貞脆異性也松菌殊質也浮輕

晨肅此塵外軫匠謂桓立也蕭晨言秋晨也言秋晨蕭後知松栢之後凋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然哲匠感蕭

萬物之形廣雅曰感傷也鄭玄禮記注曰肅戒也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逍遙無為之業郭象曰所謂塵

垢之外非伏於山林而已鄭玄考工記廣筵散汎愛逸

引勝伊余樂好仁惑祛吝亦泯左氏傳曰族穆子曰請好仁杜預曰蘇晉賢人也蘇言韓起好仁也田蘇遊而曰

則郵客之萌後存乎心薛君韓詩猥首阿衡朝將貽匈

章句曰祛去也爾雅曰泯盡也

奴哂阿衡喻玄也言己以凡猥妄首朝端匈奴聞之理

以惠于阿衡孔安國曰阿衡也衡猶凡也尚書曰惟嗣王

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上書言事故單于問曰苟

雅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書事即得之矣爾

游西池一首 五言

文二

七

謝叔源

臧榮緒晉書曰謝混少有美譽善屬文為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誅沈約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聲類曰悟心解也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云暮今我不樂

良遊常踈踈陸雲歲暮賦曰年有來而棄予時無筭而有來豈不疾

逍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說文曰越度

眺飛霞廣雅曰被加也言加惠風蕩繁囿白雲屯曾阿

景具鳴禽集水木湛清華蒼頡

褰裳順蘭沚徙倚引芳柯毛詩曰褰裳涉溱鄭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一首五言靈運山居賦謝惠連

日落泛澄瀛星羅游輕橈楚辭曰倚沼畦瀛兮遙望博

迴潮毛萇詩傳曰憩息也爾雅曰決出復入為汜輟策

共駢筵並坐相招要李弘軌法言哀鴻鳴沙渚悲猿響

山椒漢武帝李夫人賦曰釋予馬於山椒孟康亭亭映

江月瀏瀏出谷飈疾貌寡婦賦曰風瀏瀏而風興斐斐

潘岳河陽詩曰歸鴈映蘭詩思美人愆歲月遲暮獨如

何遲暮王逸曰遲晚也愆謂過期也無為牽所思南

榮誠其多莊子庚桑楚謂南榮絅曰全汝形抱

羽獵賦曰渙若天星之羅楚辭曰

荃捷兮蘭旌王逸曰捷小楫也

迴潮韓詩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豫隱曲之汜輟策

共駢筵並坐相招要李弘軌法言哀鴻鳴沙渚悲猿響

山椒漢武帝李夫人賦曰釋予馬於山椒孟康亭亭映

江月瀏瀏出谷飈疾貌寡婦賦曰風瀏瀏而風興斐斐

文選卷二十二

八

氣幕岫泫泫露盈條法法垂貌近矚祛幽蘊遠視盪誼

器李奇漢書注曰法開散也王逸楚辭注曰蘊遠視盪誼悟言不

知罷從夕至清朝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一首五言水經注曰京口

京城西北有別嶺八江三面謝靈運

玉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信聖人居黃屋所以顯示崇高

析子曰為之符璽以信之蔡邕獨斷曰璽印也信也古

者尊卑共之秦以來天子獨以印解璽又獨以玉也漢

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左纛事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

用而其事至道實神理而超然也文子曰聖人所由曰道

所為曰事三國名臣頌序曰名教束物也周易曰聖人

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曹植武帝昔聞汾水游今見塵

外鑣莊子曰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塵外已

鳴笳發春渚稅鑾登山椒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表

已見張組眺倒景列筵矚歸潮吳都賦曰張組惟構流

景於重溟王彪之遊仙詩曰遠遊絕塵霧輕舉觀滄溟

蓬萊陰倒景崑崙罩曾城並以遠遊絕塵霧輕舉觀滄溟

遠巖映蘭薄白日麗江皋蘭薄即蘭林也楚辭曰朝

楚辭曰朝騁騫兮江皋王逸曰澤曲曰皋原隰萋綠

柳墟圍散紅桃也挑則華萸與穉音義同廣雅曰墟居

也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昭莊子舜謂堯曰昔者十日

言陽光麗天則無不鑒孝經鉤顧已枉維執繫撫志慙場

命決曰地以舒形萬物咸載苗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毛詩曰皎皎

苗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毛詩曰皎皎工拙各所宜終

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末今朝工拙各所宜終

以反林巢

呂氏春秋曰至治之世賢不肖各反其質若此則工拙愚智可得而知矣巢已見上文

曾是繁榮舊想覽見物奏長謠

毛詩曰曾是位舊想謂隱居之志也歎逝賦曰覽

前物而懷之劉琨答盧諶詩曰引領長謠

晚出西射堂一首

五言末嘉郡射堂

謝靈運

步出西城門遙望城西岑

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爾雅曰山

小而高曰岑

連鄣疊巘嶠青翠杳深沈

爾雅曰山正鄣嶠嶠崖之別名爾雅

曰重巘陳文字集略曰嶠崖也王逸楚辭注曰杳深冥也

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

楚辭曰與曛黃而為期王逸曰黃昏時也夏侯湛山路吟曰道逶迤芳嵐氣清埤蒼曰嵐山風也嵐祿舍切

節往戚不淺感來念已深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

曰暮則羈雌迷鳥宿焉毛萇詩傳曰懷思也

含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

尚知勞愛况平人而離於賞心也

撫鏡華緇鬢攬帶緩促衿

好醜之貌可見陸機東宮詩曰柔顏收紅藻玄鬢吐素華古詩曰衣帶日已緩

安排徒空言幽

獨賴鳴琴

言安排之事空有斯言幽獨不悶唯賴鳴琴入於寥天一郭象曰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寥寥而與天惟一也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琴賦曰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

登池上樓一首

五言末嘉郡池上樓

謝靈運

潛虯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怵淵沈

虯以深潛而保真鴻以高飛而遠害今已嬰俗網故有愧虯鴻也說文曰虯龍有角者淮南子曰蛟龍水居又曰鳥飛於雲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薄與泊同古字通馬融論

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

周易子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尸子

曰為令尹而不喜退耕而徇祿反窮海卧痾對空林趙

不憂此孫叔敖之德也孟嘉注曰徇從也窮海謂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嶇禮

求嘉郡也說文曰病病也書曰傾耳而聽之廣雅曰聆聽也李陵初景革緒風新陽記

改故陰楚辭曰款秋冬之緒風王逸曰緒餘池塘生春

草園柳變鳴禽郊傷幽歌萋萋感楚吟毛詩幽風曰

蔽尔祁祁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索居易末久離羣難處心禮記

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詩曰我行末久持操豈獨古

無悶徵在今莊子罔兩責影曰曩子坐今子起

遊南亭一首

五言末嘉郡南亭

謝靈運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淮南子曰季夏之月大雨時

文曰霽雨止也曹子建詩曰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然雨則雲出晴則雲歸也密林含餘清

遠峯隱半規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簷清有餘也張載久

痾昏墊苦旅館眺郊歧毛萇詩傳曰痾病也尚書禹曰

言天下民昏墊溺皆困水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旅客會也澤蘭漸被暹芙蓉始發

池楚辭曰芙蓉始發雜芰荷王逸曰芙蓉蓮華也未厭

青春好已覩朱明移楚辭曰青春受謝白日感感感物

歎星星白髮垂楚辭曰愁鬱鬱之無快居戚戚而不解

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衰藥既止故有

逝將候秋水息景偃舊崖毛詩曰逝將去汝莊子

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火與日吾屯也陰

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也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

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司馬彪曰屯聚也火
日明而影見故曰吾聚也陰闇則影不見故曰吾代也
夜代謂使也我志誰與亮賞心惟良知也尚書曰時惟
得休息也我志誰與亮賞心惟良知也尚書曰時惟
良顯哉

遊赤石進帆海一首

是赤石
又枕海

五言靈運遊名山志曰永
寧安固二縣中路東南便

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

爾雅曰首始也歸田賦曰仲
春令月時和氣清楚辭曰芳

以歌而不比杜預左
氏傳注曰歌盡也

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

河圖
曰崐

崐山有五色水赤水之
氣上蒸為霞陰而赫然

周覽倦瀛壖況乃陵窮髮

登徒
子好

色賦曰周覽九土史記騶衍曰區中者乃有一州如此
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漢書曰盡河壖棄地章昭曰謂

緣河邊地鄭玄禮記注曰陵躡也顧啓期婁地記曰浪
山海中南極之觀嶺窮髮之人舉帆揚越以為標的

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

洛神賦曰川后靜波楚辭曰
使江水兮安流山海經曰朝

陽之谷神曰天吳是水伯也其
獸也入首入足入尾背黃青

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

月臨海志曰石華附石肉可啖又曰海月大如鏡
白色揚帆挂席其義一也海賦維長綰挂帆席溟漲

無端倪虛舟有超越

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鯢海運
則圖於南溟李弘範曰廣大龜冥

故以溟為名謝承後漢書曰陳茂常度漲海莊子孔子
曰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倪音義曰倪音崖莊子曰有虛舟

來稱舟孔安國尚
書傳曰越遠也

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

齊組而之
年眷魏闕史記曰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
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得書乃自殺遂屠聊城歸而
言魯仲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呂氏春秋曰中山
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柰何
高誘曰子牟魏公子一說魏象魏也言身在江海之上

心乃在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忽韓子白圭曰宋君少王室也莊子注曰德之所以流蕩矜名故也請附任公言終然史記曰莊子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已謝天伐莊子曰孔子圍於陳太公任往弔之曰直木先汚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孔子曰善乃逃大澤之中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沉人乎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一首

五言精舍今讀書齋是也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湖三面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今在所謂石壁精舍

謝靈運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楚曰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楚志歸王逸曰娛樂也憺安也

暝色雲霞收夕霏霏雲貌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杜預左氏傳趙宣子將朝尚早正歷曰日太陽也楚林壑斂

扉阮籍詠懷詩曰寒鳥相因依披拂趨南逕愉悅偃東左氏傳注曰稗草之似穀者薄懈切

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淮南子曰澹然無慮許慎曰澹輕矣廣雅

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楚辭曰願寄言於曰恆可也莊子曰孫卿子曰內省則外物生者不然劉淵林吳都賦注曰攝持也左氏傳劉子

登石門最高頂一首

五言靈運遊名山志曰石門澗六處石門澗水謝靈運

謝靈運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樓

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霞駭郭璞遊仙詩曰山林隱遊樓

疏峯抗高館對嶺臨迴溪

廣雅曰疏治也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廣雅曰抗舉也

長林羅戶穴積石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

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

景福殿賦曰欲反志術魏武帝苦寒行曰迷惑失故路活

活夕流駛噉噉夜猿啼

毛詩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楚辭曰聲噉噉以寂寥廣雅曰噉

也沈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

漢書曰蜀嚴湛冥久幽而嚴君平沈深玄默無欲言幽深難測也尸子曰

守道固窮則輕王公賈逵國語注曰攜離也

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萬

秋幹目翫三春萬

古樂府有歷九秋妾薄相行班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九秋

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

新序榮啓期曰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

居常待終何憂哉莊子曰老聃死秦失弔之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憂樂不能入也安

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陸機詩曰感念同懷子郭璞遊仙詩曰安

事登雲梯張湛列子注曰雲梯可以陵虛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一首

五言靈運山居賦曰若乃

南北兩居水通陸阻又曰永歸其路迺山注曰兩居謂南北兩處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也又曰大小巫湖中隔一山然往北山經巫湖中過

謝靈運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峯

尚書大傳曰相與舍舟眺觀于南山之陽

迴渚停策倚茂松側逕既窈窕環洲亦玲瓏

曹摅贈石荆州詩曰

輒軻石行難窈窕山道深甘泉

賦曰和氏玲瓏晉灼曰明貌

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

毛詩曰南有喬木楚辭曰聽大壑之波聲薛綜西京賦注曰壑坑谷也毛詩曰鳧鷖在深毛萇曰深水會

賦注曰壑坑谷也毛詩曰鳧鷖在深毛萇曰深水會

也深同與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解作竟何感升長皆

丰容周易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

茂貌郭璞曰初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茸服虔漢書注曰

謂蒲華也江賦曰葺草貌然此葺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

風南越志曰江鷗一名海鷗漲海中隨潮上下爾雅撫

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郭象莊子注曰聖人遊於變化

物已見上文春猶戀也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言獨在

也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言已孤遊非情所歎而賞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一首

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

五言靈運遊名山志曰神子溪南山與七

謝靈運

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元康地記云猿與獼猴不共

也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泣廣雅曰相呼說文曰曙旦

陟陁峴說文曰陁山曲也爾雅曰陁隈也郭璞曰今江

類曰峴山嶺小高也峴與現同賢典切過澗既厲急登

棧亦陵緬文毛詩曰深則厲毛萇曰以衣涉水為厲通俗

道廣雅曰陵乘也韋昭曰棧漢書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

國語注曰緬猶貌也川渚屢逕復乘流翫迴轉楚辭

鳥賦曰乘流則逝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淺毛萇詩傳

也又曰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說文曰企舉踵也毛

今言酌也飛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楚辭曰若有人

泉已見上文

荔兮帶 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

女蘿 折蘭若已屢擿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然握蘭摘若

咸以相贈問也楚辭曰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

所思王逸曰石蘭香草也案據逸民賦曰沐甘露兮餘

滋握春蘭兮遺芳楚辭曰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

居王逸曰疎麻神麻也司馬彪莊情用賞為美事味竟

于注曰展申也又漢家侍中握蘭

誰辨為美此理幽昧誰能分別乎

得所遣有以自得也郭象莊子注曰將大不類莫若無

心既遣是非又遣其所遣遣之以至

於無遣然後無所遣而是非去也

應詔觀北湖田收一首

遊苑晉時藥園元嘉中築隄壅水名為北湖集曰元嘉十一年也太祖改景平十二年為元嘉

顏延年

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

左氏傳右尹子革對楚王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

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尚書禹曰予乘四載隨山槩木

孔安國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輻山乘槩

標力蓄軫豈明懋善遊皆聖仙蓄軫不行豈是欽明懋

追切蓄軫豈明懋善遊皆聖仙蓄軫不行豈是欽明懋

書劉安奏曰安皇帝聖德明懋聖謂夏禹仙謂周穆帝

暉膺順動清蹕巡廣塵儀注曰皇帝輦動出則傳蹕止

人清道漢書曰楊雄有田樓觀眺豐穎金駕映松山安

一塵晉灼曰塵一百畝也樓觀眺豐穎金駕映松山安

國尚書傳曰穎穗也金駕金輅飛奔互流綴緹鼓代迴

也言上樓看穗也映猶蔽也飛奔互流綴緹鼓代迴

環飛奔車也陸景典語曰飛車策馬橫騰超進越絕書

金吾吳都賦神行埒浮景爭光溢中天華胥國其神行

日穀騎煒煌神行埒浮景爭光溢中天華胥國其神行

而巳孟康漢書注曰埒等也張孟陽七哀詩曰浮景忽

西沈史記曰與日月爭光可也列子曰穆王築臺號曰

中天開冬眷徂物殘悴盈化先言開冬而視徂落之物
之臺先言可觀也開冬猶開春開秋也楚辭曰開春發
悴之先言可觀也開冬猶開春開秋也楚辭曰開春發
歲羽獵賦曰玄冬委月萬物徂落於外孔安國尚書傳
曰眷視也白虎通曰春萬物始陽陸團精氣陰谷曳寒
生鄭玄禮記注曰化猶生也陽陸團精氣陰谷曳寒
煙吳越春秋越王曰崐崙乃天地之鎮柱也五帝攢素
既森藹積翠亦葱仨廣雅曰攢聚也
禮記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黃衣
黃冠息田夫也又曰國無六年之畜曰急三年耕必有
凶旱水溢人無菜色周禮曰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鄭
玄曰無歲無贏儲也急要也通温渥浹與隸和惠屬後
廷左氏傳曰温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字書曰浹洽也
日屬也觀風久有作陳詩愧未妍禮記曰歲二月東巡狩

疲弱謝凌遽取累非纏牽言已才疲弱而謝急遽其所
禽凌遽戰國策段干越謂新城君曰王良子弟駕千里
之馬過京父之弟子曰駕千里之馬而不能取千里何
京父弟子曰纏牽長故纏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一首

嶺北臨江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
蒜山在潤州西二里京口在潤州

顏延年

元天高北列日觀臨東溟莊子曰關奔之隸與毅翼之
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司馬
彪曰元天山名也漢書儀曰泰山東南日觀者雞一鳴
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言日觀者望見長安其高如
視浮雲孫綽答許詢詩曰倒景淪東溟元天山最高在
東北日出即見入河起陽峽踐華因削成史記曰秦使蒙恬築
出即見入河起陽峽踐華因削成長城制險塞起臨洮

至遼東於是度河據陽山王逸楚辭注曰陘山側峽與
陘通過秦論曰踐華為城山海經曰泰華之山削成四
方巖險去漢宇衿衛徙吳京言巖險之固去彼漢宇衿

地故曰吳京也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衿帶易守吳都賦曰山川不足周衿

關固神營鄭玄周禮注曰能生非類曰園縣極方望邑

社揔地靈帝詔曰徙人以奉園陵今所為陵者勿置縣

邑然陵傍置園起縣邑也公羊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

無所不通何休曰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

星辰及五岳四瀆也廣雅曰揔皆也大戴禮天地宅道

祝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

炳星緯誕曜應神明孔安國尚書傳曰宅居也道經界

衡霍吳都賦曰固其經略上當星紀誕曜浮曜也禮斗

威儀曰君乘水而王辰星揚光尚書曰洪範五行傳曰

辰星者北方水精也宋為水德故云應也睿思無疆故里巡駕而舊垆爾雅曰

垆陟峯騰輦路尋雲抗瑤蕪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

傳曰抗極也羊祐請伐吳表曰高山春江壯風濤蘭野

尋雲電杜預左氏傳注曰夢屋棟也

茂稊英宣遊弘下濟窮遠凝聖情楚辭曰宣遊兮列宿

天道下濟而光明晉中興書孝嶽濱有和會祥習在卜

武詔曰躬儉以弘下濟之惠

征國語曰齊桓公嶽濱諸侯莫不來服尚書曰新作大

先王卜征五年歲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氓昔老謂司

卜其祥祥習則行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氓馬談也遺

氓自謂也言帝方卜征以登封而已巖耕以謝職不獲

預觀盛禮所以悲同昔人漢書曰天子始建漢家之封

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曰今天子接千歲統

封泰山而子不得從行是命也如淳曰周南洛陽也

空食疲廊肆反稅事巖耕空食猶素餐也王逸楚辭

廊朝廷所在也文穎漢書注曰巖廊殿下小屋杜預左

氏傳注曰肆列肆也說文曰稅租也楊子法言曰谷口

觀綠疇藐盼窈藐顧盼也衍漾遊行漂漾人靈騫都野十九

鱗翰聳淵丘鱗翰皆驚懼之意也野民靈所居淵德

禮既普洽川嶽徧懷柔尚書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孔

浸潤生民毛詩曰以洽百禮鄭玄曰洽合也毛詩曰懷

柔百神及河喬嶽毛萇曰懷來也柔安也喬高也鄭玄

曰王行侍來安羣神也

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史記曰關法嚴車臨迴陌延

瞰歷城闈楚辭曰嚴車駕兮戲遊神女賦曰望余帷而

蔓草緣高隅脩楊夾廣津隅城也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

塵楚辭曰軼迅風於清涼又曰為余先平平路擾擾遊官子營營市井人枚

行藥至城東橋一首五言

鮑明遠

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遊官事人列子林類曰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之非惑乎莊子仲尼曰商賈旦於市井以求懷金近從利撫劍

遠辭親范曄後漢書耿弇曰懷金玉者至不生歸抱朴

王者為之倒屣說文曰懷藏也左氏傳曰子辭親往仕爭

先萬里塗各事百年身王羲之答許詢詩曰爭先非吾

開芳及稚節含采吝驚春以草喻人也草之開芳宜及

草之驚春花葉必盛盛必有衰固所當惜也陸機桑賦曰豐稚節以夙茂蒙勁風而後凋曹毗治城賦曰含彩

可以寶珍孔安國尊賢永昭灼孤賤長隱淪說苑曰子

尚書傳曰吝惜也請耆老尊賢與之共治范曄後漢書黃香上疏

曰江淮孤賤愚矇小生隱淪謂幽隱沈淪也容華坐

消歇端為誰苦辛陸機長歌行曰容華宿夜零無

故自消歇古詩曰轉軻長苦辛

容華坐

二十

游東田一首 五言

謝玄暉 眺有莊在鍾山東游還作

感感苦無惊攜手共行樂 感感已見上文漢書廣陵王胥歌曰出入無惊為樂丞韋

昭曰惊樂也魏文帝折楊柳行曰端居苦無惊駕遊博望山惊裁宗切楊惲報孫會宗書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

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 尋雲已見上文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王逸曰層

累皆重也尚書曰隨山刊木楚辭曰菌閣兮蕙樓 遠樹曖仟仟生煙紛漠漠 廣雅

日芊芊盛也 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

仟與芊同 望青山郭 言野外昭曠取樂非一若不對茲春酒還則

悲行曰遊客芳春林毛詩曰為此春酒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峯一首 五言 沈約

平王景素為冠軍將軍湘州刺史劉瑀梁典曰江淹年二十以五經授宋建平王景素待

以客禮遠法師廬山記曰山東南有香爐山孤峯秀起游氣籠其上即樊蘊若煙氣

江文通

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 神仙傳曰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中抱

朴子曰服九轉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暴之神仙傳曰淮南王劉安者漢高皇之孫也好道術之士於是入公

乃往遂授 此山具鸞鶴往來盡仙靈 張僧鑒豫州記曰洪井西有鸞嶺云王子

說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鸞嶺西有鶴嶺云王子壙城其北戶出承淵山西王母 瑶草正翕施玉樹信葱

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也 青 瑶草玉芝也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琴絳氣下縈

賦曰瑶瑾翕施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葱 薄白雲上杳冥 楚辭曰杳冥冥而薄天 中坐瞰蜿

虹俛伏視流星 西京賦曰瞰蜿虹之長鬢魯靈光殿賦曰中坐垂景頰視流星 不尋遐

光殿賦曰中坐垂景頰視流星

怪極則知耳目驚

言未盡尋遐怪則知其至此耳目日必驚也鄭玄禮記注曰極盡也

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

句曰陰者密雲也藉蘭素多

意臨風默含情

慮所以未申嘯賦曰藉阜蘭之倚靡楚辭曰臨風况芳浩歌王仲宣公謙詩曰

羞逐市井名

方猶將也言將隱而棄榮利也楚辭曰山中人芳杜若飲石泉芳蔭松柏市井已

幸承光誦末伏思託後旋

後旋猶後乘也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一首

後旋猶後乘也

沈休文

裴子野宋略曰孝武封

靈山紀地德地險資嶽靈

說苑齊景公曰天不雨寡人

終南

曰鎮名山安地德者也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陵王

表秦觀少室邈王城

毛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枚史記

終南也爾雅曰觀謂之闕戴延之西征賦曰嵩中嶽也

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高總名也漢武帝

作登仙臺在少室峯下東

翠鳳翔淮海衿帶繞神垆

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

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李斯

淮海喻宋之興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李斯

上書曰今陛下建翠鳳之旗然但引翠鳳之文不取旗

義也衿帶神

北阜陸機擬古詩曰西山何其峻

峻又赴洛詩曰林薄杳阡眠

發地多音嶺于雲非一

狀子虛賦曰其山則交

合沓共隱天參差互相望

廬山詩曰密隴有合沓揚雄蜀都賦曰蒼山隱天子虛

賦曰岑峯參差尚書曰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孔安國注

言相望也

鬱律構丹巘峻增起青嶂

靈光殿賦曰削

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

繒綾而龍鱗

其二楚辭曰

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

道幽谷於九

道幽谷於九

道幽谷於九

疑山海經曰南山崑崙其氣魂魂漢書曰蓬萊方丈瀛
州此三神山者僊人在焉九疑山在長沙零陵三山在
海即事既多美臨眺殊復奇即事即此山中之事也列
子曰周之尹氏有老役夫
晝則呻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儲胥觀昆明池皆在
呼即事山中咸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發壟首秋風生桂枝其
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大灌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故
號為沙門山足已見上文
八解鳴澗流四禪隱巖曲維摩經曰入解之浴池定水
湛然滿大品經曰初禪二禪
三禪四禪山海經曰和窈冥終不見蕭條無可欲老子
山五曲郭璞曰曲迴也
然而萬物由之不可得見以定其真故曰窈冥其中
有精老子曰不見所願從之遊寸心於此足其四家語
可欲使心不亂
仲尼相若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

地虛矣 君王挺逸趣羽旆臨崇基說文曰挺拔也旆旌旗
之垂者旄旗以羽為飾
故云羽旆陸機樂府詩曰羽旗樓瓊鸞
崇基山也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 白雲隨玉趾青
霞雜桂旗玉趾已見上文曹毗臨園賦曰青霞
曳於前阿楚辭曰辛夷車兮結桂旗淹留訪
五藥顧步佇三芝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周禮鄭玄
曰五藥草木蟲石穀也日出東南隅
行曰顧步咸可懼蒼頡篇曰顧旋也王逸楚辭注曰步
徐行也抱朴子曰參成芝木渠芝建實芝此三芝得而
服之白於焉仰鑣駕歲暮以為期其五歲暮喻年老也
韓詩曰蟋蟀在堂歲
聿其暮薛君曰暮晚
也言君之年歲已晚

宿東園一首

五言

沈休文

陳王闕雞道安仁采樵路陳思王名都篇曰闕雞東郊
道走馬長楸間潘岳詩曰東
郊歎不得志也出自東郊憂心
搖搖遵彼萊田言采其樵東郊豈異昔聊可閑余

步七啓曰雍容開步野徑既盤紆荒阡亦交互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

槿籬踈復密荆扉新且故謝靈運詩曰插槿當列墉鄭玄禮記注曰華門荆竹織門

也般仲堪詩曰荆門盡掩樹頂鳴風颺草根積霜露驚鹿看去不息征

鳥時相顧毛詩曰野有死麕今以江東人呼鹿曰麕呂氏春秋曰征鳥厲號高誘曰征猶飛也鄭玄

毛詩箋曰顧茅棟嘯愁鴟平崗走寒兔任預雪詩曰寒鴟嚮雲嘯悲鴻竟夜

傲夕陰帶曾阜長煙引輕素飛光忽我適寧止歲云暮

古董桃行曰年命冉冉我道毛詩曰歲聿云暮若蒙西山藥頽齡儻能度魏文帝詩

曰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九藥光輝有五色服藥四五日曾臆生羽翼陸

接應詔曰悲來日之苦短悵頽年之方侵

遊沈道士館一首 五言 沈休文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過秦論曰始皇振長策而御宇內漢書曰武帝征討四夷

銳志懽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何休公羊傳也銳意三山注曰充滿也

上託慕九霄中銳意已見上注西征賦曰切託慕於闕庭潘岳書曰長自絕於埃塵超遊身乎

霄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廟記曰祈年宮在城外秦穆公所造望仙宮在華陰

漢武帝所造寧為心好道直由意無窮漢武內傳曰帝好長生之道曰余

知止足是願不須豐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遇可淹留

處便欲息微躬淹留已見上文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

衿濯寒水解帶臨清風曹子建閑居賦曰愜寒風而開衿所累非外物

為念在玄空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廣雅曰玄道也然道體

無形故曰空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素彥伯竹林名士傳曰王烈服食養性嵇

康甚敬信之隨入山烈嘗得石髓柔滑如飴即自服半
餘半取以與康皆凝而為石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
煙都令人逕絕唯使雲路通吳都賦曰逕路絕風雲通

霄之路可一舉陵倒景無事適華嵩漢書谷永曰及言
升而起遙與輕舉登遐倒景如瀉日在日月之上日月
終之藥遙與輕舉登遐倒景如瀉日在日月之上日月
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廣雅曰陵乘也列仙傳曰呼子先
者漢中關下卜師也壽百餘年夜有仙人持二竹竿來
至呼子先子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又曰王子喬好笙
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歲暮

古意訓到長史漑登琅邪城詩一首

字茂灌為司徒長史沈約宋書曰南琅邪郡
琅邪國人隨晉元帝過江大興三年立懷德
縣隸丹楊無土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郡
鎮江乘縣境立郡鎮輿地圖曰梁武改南琅
邪為琅邪郡在潤州
江寧縣西北十八里

徐敬業

於郡府

何之元梁典曰徐勉第三息悱字
敬業晉安內史有學業最知名卒

甘泉磬烽候上谷拒樓蘭

漢書楊雄上疏曰孝文時匈
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烽火

通甘泉又曰上谷郡秦置又曰鄣善
國本名樓蘭王治杆泥城杆音烏

復鬱盤

蜀都賦曰豁險吞若巨防子
虛賦曰其山則盤紆第鬱

表裏窮形勝襟帶

盡巖巒

左氏傳咎犯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漢書田肯
賀上曰秦形勝之國也衿帶已見上文說文曰

巒小山

脩篁壯下屬危樓峻上干

子虛賦曰下屬江登
河上干已見上注

陴起遐望迴首見長安

左氏傳曰鄭子產授兵登陴杜
預曰陴城上陴睨也王仲宣七

哀詩曰南登霸陵
岸迴首望長安

金溝朝灞漚甬道入鴛鸞

戴延之西
征記曰御
金谷水出藍田縣西終南山西入灞水小水入大水曰

朝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甬道閣道也淮南子曰鮮車

甬道相連潘岳關中記曰未央殿東有鴛鴦殿

驚華轂汗馬躍銀鞍范曄後漢書曰蜀地饒富吏民鮮

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又公孫弘

曰臣愚駑無汗馬之勞辛延年羽林郎詩曰銀鞍何煜

綸翠蓋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衝冠漢書音義曰負恃也

空踟躕懷紀燕山石思開函谷丸范曄後漢書曰

怒髮上衝冠懷紀燕山石思開函谷丸范曄後漢書曰

軍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破之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

紀威德又曰隗囂據天水王元說囂曰東收三輔之地

案秦舊迹表襄山河元請以一丸泥豈如霸上戲羞取

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

路傍觀漢書曰匈奴入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帝勞軍

東南隅行曰兄弟兩三人中子侍

中郎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傍

寄言封侯者數奇良

可歎漢書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

不在其中而諸將校尉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

不為人後然終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

不當侯耶又曰大將軍衛青陰受上旨以為李廣數奇

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瀆曰數為

匈奴所敗數所具切奇居宜切

文選卷第二十二

文選卷第二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詠懷

阮嗣宗詠懷詩十七首

謝惠連秋懷詩一首

歐陽堅石臨終詩一首

哀傷

嵇叔夜幽憤詩一首

曹子建七哀詩一首

王仲宣七哀詩二首

張孟陽七哀詩二首

潘安仁悼亡詩三首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顏延年拜陵廟作一首

謝玄暉同謝諮議銅雀臺一首

任彦昇出郡傳舍吳范僕射一首

贈答

王仲宣贈蔡子篤一首

贈士孫文始一首

贈文叔良一首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贈徐幹一首

贈從弟三首

詠懷

詠懷詩十七首

五言顏延年曰說者阮籍在晉
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
阮嗣宗臧榮緒晉書曰阮籍字嗣宗陳留
尉氏人也容貌瑰傑志氣宏放蔣
濟辟為掾後謝病去為
尚書郎遷步兵校尉卒

顏延年沈約等注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衿廣雅

日鑑孤鴻號外野朔鳥鳴北林廣雅曰號鳴也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相明大意略其幽言也

二妃遊江濱道遙順風翔交南懷環珮婉孌有芬芳倚

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列仙傳曰江妃二女出游江濱交南遇之餘與韓詩內傳同已

容好結中腸漢書李延年歌曰一顧傾人城登徒子好色賦曰臣東家之子顰然一笑惑陽城迷

蔡感激生憂思下謾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

陽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毛詩曰焉得其雨果言樹之背又曰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曰其雨

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也伯且君字如

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沈約曰婉孌則千載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輕絕未見好德如好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顏延年曰左傳季孫氏有嘉樹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贊曰

零落之日華實既盡柯葉又彫無復一毫可悅善繁華

有憔悴堂上生荆杞言無常也文子曰有榮華者必有

為憔悴山海經曰棗之山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欲從之以避世禍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沈約曰榮

人本無保身之術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沈約曰歲

况復妻子者乎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沈約曰歲

亦當然楚辭曰漱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冰堅也毛詩

曰歲聿云暮蒼頡篇曰已畢也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說苑曰安陵君纏得寵於楚恭王江乙謂纏曰吾聞以財事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子安得長被幸乎會王出獵江渚有火若雲蜺兒從南方來正觸王驂善射者射之兒死於車下王謂纏曰萬歲後子將誰與樂纏泣下沾衣曰大王萬歲後臣將殉恭王乃封纏車下三百戶故江乙善謀安陵善知時龍陽君釣十餘魚而弃因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為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又欲弃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兇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畢褰裳而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弃天天桃李花矣安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

灼灼有輝光

毛詩曰桃之夭灼灼其華

悅懌若九春馨折似秋霜

春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春也

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

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

神女賦曰陳嘉

辭而云對吐芬芳其若蘭

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

廣雅曰宿夜也願為雙

飛鳥比翼共翱翔

建安中無名詩曰中有飛鳥自名為鴛鴦

丹青著明誓

永世不相忘

以財助愛者財盡則交絕以色助人者色盡則愛衰教薄方直道喪講手笑言代之所重者乃足

蓋以俗衰教薄方直道喪講手笑言代之所重者乃足傳之末代非止耻會一時故託二子以見其意不在分桃斷袖愛嬖之權丹青不渝故以方誓善曰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

漢書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經

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從西而來

春秋非有託富貴焉

常保

沈約曰春秋相代若環之無端天道常也譬如天馬本出西北忽由東道况富之與貧貴之與賤易

至平善自鄭玄禮記 清露被臯蘭凝霜沾野草 迅疾也楚辭

注曰託止也 兮斯露漸凝霜已見上 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

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見上文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 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松柏

翳岡岑飛鳥鳴相過 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感懷辛

酸怨毒常苦多 蒼頡篇曰懷抱也史記太史公曰怨李

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 沈約

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為河耳蘇子以

兩周之狹小不足逞其志力故去佩六國相印也云二

子豈不知進趨之近禍敗哉常以交利貨賂禍故冒而

行之所謂求仁得仁也松栢岡岑丘墓所在也古有皆

死之義莫有免者焉達者安小大之涯各遂分內之樂

委天任命以至於俱為一丘之土夫何異哉故因此望

山阿而發此句明祖謝之理雖同天逝之途則異也感

慨之來誠逝者所不免至於顛沛逆天怨毒求生蘇子

李斯張本也善曰李斯已見西征賦蘇秦已見左太冲

論語子貢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 發歲兮四子講德論曰蟋蟀

侯秋吟毛詩曰十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 古詩曰感

月蟋蟀入我牀下 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

毛詩曰憂心悄悄惓于羣小 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

沈約曰憂心悄悄惓于羣小 微風吹羅袂明月耀

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辭孔叢子孔子歌曰巾

車命駕將適唐都 毛詩曰薄言旋歸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 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范曄後漢書曰光武曰孝孫

素謹輕薄兒誤
之孝孫劉嘉字
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歌妙舞幸
於二帝也善曰史記曰秦作咸陽徙都也
娛樂未終

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溢盡資

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少年之日志好結

路失財盡同平太行之子當如之何乎戰國策曰魏王

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信頭塵不浴往

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駕告臣

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雖

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雖多此非之楚之路

也曰吾善御此數者逾善而離楚逾遠耳今王動欲成

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欲攻邯

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逾數而離王逾遠耳猶至楚而

北行也高誘曰面向也駕馬也之至也

用資也賈逵國語注曰一溢二十四兩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軛距阡陌子母相拘帶五

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

軛當為眇宋衷太玄經注曰眇

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邵

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

美故時俗謂之東陵瓜從邵平始也漢書曰膏火自煎

霸城門民間所謂青門也毛詩曰我有嘉賓膏火自煎

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時多財爵貴及種瓜青門匹夫耳寔由善於其事故以

味美見稱連軛距陌五色相照非唯周身瞻己乃亦坐

致嘉賓夫得固易失榮難久恃膏以明自煎人以財與

累布衣可以終身豈寵祿之足賴哉善曰莊子曰山木

自覆也膏火自煎也漢書疎廣曰愚而多財則益其過

左氏傳曰石碯曰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又宋華元曰不

能治官致

賴寵乎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峯

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

簿曰城東北十里首陽

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

山上首陽祠一所

沈約

齊尚不食周粟況取之以不義者乎善曰史記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顏延之曰史記龜

策傳曰無蟲曰嘉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

振山岡玄雲起重陰沈約曰良辰何許言世路險薄非良辰也風霜交至凋殞非一玄雲

重陰多所擁蔽是以寄言夷齊望首陽而嘆息善曰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王仲宣詩曰白露沾衣

鳴沈約曰此鳥鳴則芳歇也芬芳鴈飛南征鷓鴣發哀音歌矣所存者鳧腐耳善曰楚辭

之先鳴使夫百草為之不芳素質遊商聲懷愴傷我

心沈約曰致此彫素之質由於商聲用事秋時也遊字應作由古人字類無定也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

音商鄭玄曰秋氣和則音聲調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

耳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

子曰國無道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開軒臨四野

也顏回已見幽通賦史記曰閔損字子騫

登高望所思仁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方言曰冢大者

注曰小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悞羨門子噉噉今

自蚩沈約曰自我以前祖謝者非一雞或稅駕參差同

夫被褐懷玉託好詩書開軒四野昇高永望志事不同

祖沒理一追悟羨門之輕舉方自笑耳善曰戰國策曰

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准

南子曰死有遺業生有榮名薛綜西京賦注曰安馬也

史記曰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

曰古仙人也說文云嗞笑也嗞與蚩同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開封縣

也又陳留郡有浚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毛詩曰率

儀縣故大梁也

辭曰莽茫茫之無涯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

火中日月正相望

左氏傳曰晉侯伐虢公問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剋之其九月十月之交

乎鷄火中必是時也杜預曰夏之九月十月也尚

書曰惟二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朔風

厲嚴寒陰氣下微霜

爾雅曰朔北方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曹子曰陰氣騰則疑為

霜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

左氏傳曰陳敬仲小人計曰羈旅之臣也

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

沈約曰豈惜終憔悴

蓋由不應憔悴而致憔悴君子失其道也

小人計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而塞故致憔悴也因乎眺望多懷兼

以羈旅無匹而發此詠善曰孫卿子曰天有

常道君子有常體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

故謂夏月為炎暑也薛君韓

詩章句曰惟辭也鄭玄芳樹垂綠葉清雲百逶迤

淮南

志厲清雲楚辭曰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

孫卿子曰

四時徘徊空堂上怵惶莫我知

毛詩曰勞心怵惶楚辭曰國無

人兮莫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

言四時代移日月遞

我知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

運年壽將盡而人莫

已知恐被讒邪橫遭擯斥

故云願卒歡好不見悲別離

灼灼西墜日餘光照我衣

楚辭曰日杳杳而西頽迴風吹四壁寒

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

韓子曰鳥有周周

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飢不足者

不可不以不索其羽矣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印

距虛地為印印距虛齧甘草即有難印如何當路子

印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歷郭璞曰歷音厓

磬折志所歸豈為夸譽名憔悴使心悲

沈約曰天寒即

相依周周銜羽以免顛仆蛩蛩負歷以美草而當路者

知進趨不念暮歸所安為者惟夸譽名故致憔悴而心

悲也善曰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晏之功

可復許乎蔡母遂曰當仕路也磬折已見上文呂氏春

秋曰古之人不肯富貴者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為其質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夸虛名也鄭玄禮記注曰

名令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沈約曰若斯人者不念己之短翻不隨燕雀為侶而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水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

思親友晤言用自寫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對也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史託曰紂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音也輕薄閑遊子俯仰乍浮沈捷徑從狹路僂倂趣

荒淫淡競赴荒淫言可悲甚也漢司馬遷書曰從俗浮沈與時

俯仰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心子喬離俗以輕舉全性以保真其人已遠故云焉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楚辭曰湛湛江皋蘭被徑路

青驪逝駸駸毛詩曰駕彼駟牡載驟駸駸毛萇曰駸駸

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

誰能禁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為黃雀哀涕下

人無爭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以其頭為的
晝遊茂樹夕調酸醜耳黃雀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已
南遊高坡北陵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視幼
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
不知夫子發受命于宣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
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自因是已左州侯從鄢陵與壽
陵君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
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謀受命乎秦王填
澠池之塞內投己澠池塞之外襄王聞顏色變四體戰
慄於是乃執珪中授之封以為陽陵君延叔堅戰國策
論曰因是已因事已復有是也茹谿谿流所沃者美好
也孔叢子賈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禁
禁止也

秋懷一首 五言

謝惠連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

平生已見上文

如何乘苦心

別復值秋晏

淮南子曰晨風懷苦心

皎皎天月明弈弈河

宿爛

古詩曰明月何皎皎君韓詩章句曰爛蕭瑟含風

蟬寥唳度雲鴈

楚辭曰秋之為氣也蕭

燈暖幽幔

寒商動清閨孤

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

楚辭曰獨耿介而不

謀倚伏昧前筭

夷險難豫

夷險鶻冠子曰禍兮福

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

不拘禮也嵇康高士傳

司馬長卿慢世越禮

莫尚然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宦

偃謂偃仰不仕也范

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公車

特徵再遷尚書後病乞骸骨

尚書祿以終其身故

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翫賓至可

命觴朋來當染翰秋興賦序曰染翰高臺驟登踐清淺

時陵亂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頽魄不冉圓傾義無兩旦魄月魄也義義

和謂金石終消毀丹青暫彫煥張綱集曰書功各勉玄

髮歡無貽白首歎阮籍詠懷詩曰玄髮發朱顏因歌遂

成賦聊用布親串爾雅曰串習也古患切

臨終詩一首 五言

歐陽堅石王隱晉書曰石崇外生歐陽建

之為征西撓亂關中建每匡正不從私

欲由是有隙及乎倫篡立勸淮南王允

伯陽適西戎子欲居九蠻列仙傳曰老子西游尹喜見

武飲馬長城窟行曰四時隱南山苟懷四方志所在可

遊盤左氏傳姜氏謂晉公子曰子有况乃遭屯蹇顛沛遇

災患平聲周易曰屯如遭如又曰往蹇來連孔叢子

古人達機兆策馬遊近關周易曰機者動之微吉之先

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咨余冲且暗抱責守微官孔安

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爾雅曰圖謀也莊子曰而子

若王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傅子曰福生有兆禍來

不獲安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山海經曰紘維也解嘲曰

不獲安載六合之間許慎淮南子注曰紘維也解嘲曰

不獲安載六合之間許慎淮南子注曰紘維也解嘲曰

欲行者擬松柏隆冬悴然後知歲寒孫卿子曰松柏經冬而不彫論語子
足而投迹松栢隆冬悴然後知歲寒
曰歲寒然後知不涉太行險誰知斯路難
松栢之後太行險誰知斯路難
行羊腸高誘曰太行今野王縣
上黨太行河內野王縣真偽因事顯人情難豫觀窮達
有定分慷慨復何歎平聲 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
處虞而虞士處秦而秦霸有其
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
說文曰負受貨不償然受恩不報亦謂之下顧所憐女
負也方言曰傳云慈母怒子折菱以笞之
惻惻中心酸鄭玄毛詩箋
日將安將樂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環
棄余如遺薛君韓詩章句
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洟瀾
循連環周則復始也文子
者中黃子曰色有五情漢書息夫躬絕
命辭曰涕泣流芳桂蘭瑣曰桂蘭涕泣關于桂與洟同

哀傷

幽憤詩一首

四言 魏氏春秋曰康及呂安事為詩自責 呂安事已見思舊賦班固史遷

述曰幽而發憤乃思乃精

秋夜

嗟余薄祐少遭不造蔡邕書曰邕薄祐早喪二親毛詩曰不造言家
哀莞靡識越在緇縲左氏傳后成叔曰聞君
道未成也緇縲之中張華博物志曰緇縲縲為之廣八寸長
王幼在緇縲兒於背上韋昭漢書注曰緇縲若今時小兒腹
衣李奇曰綠母兄鞠育有慈無威
小兒大藉也穆氏譜曰康兄喜字公
宗正卿母孫氏毛萇詩傳曰鞠養恃愛肆姐不訓不師
也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賈
國語注曰肆恣也說文曰姐爰及冠帶馮寵自放抗心希
嬌也嬌與姐同耳姐子豫切託好
古任其所尚廣雅曰希庶也趙岐孟子章句曰各崇

老莊賤物貴身

嵇喜謂康長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准

志在守樸養素全真

而保真欲再言之而通則賤物而

者也又曰真者曰余不敏好善聞人

子玉之敗屢增惟塵

穆子曰子好善而不能擇人也

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

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文飲之酒蔿尚幼後至不

含弘藏垢懷恥宗謂晉侯曰國君含垢說文曰懷藏也

垢頽曰忍民之多僻政不由己

惟此褊心顯明臧否

若創痍言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痍蒼頡篇曰痍毆傷也方

毆擊人剥其皮膚起欲寡其過謗議沸騰

青黑無創者謂疥痂痛

也漢賈山曰古者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毛詩曰未能

性不傷物頻致怨憎

昔斬柳惠今愧孫登

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年將去康曰先生竟

宿心外惡良朋

仰慕嚴鄭樂道閑居

每有良朋

文二十三

十三

身保性成帝時元舅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誦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眾日闕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論語子曰貧而樂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與世無營神氣晏如蔡邕釋誨曰安貧樂賦與世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無營淮南子曰古人神氣不蕩於外漢書曰楊雄室咨予不淑嬰累多虞毛萇詩傳七儋石之儲猶晏如也左氏傳趙孟曰以晉國之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疎毛詩曰左氏傳趙孟曰以晉國之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疎民為孽匪降自天孽理弊患結卒致囹圄注曰弊壞也禮記曰仲春省囹圄鄭玄曰刑對荅鄙訊繫此幽阻己以守禁繫者秦曰囹圄漢曰獄對荅鄙訊繫此幽阻己對荅之辭鄙於見訊也張晏注公書曰訊者三日復問知之與前辭同不也杜預左氏傳曰注曰繫拘執也鄙俚也訊問實耻訟免時不我與論曰陽貨曰日月逝矣歲也亦不以文害意也雖曰義直神辱志沮壞也才與切

澡身滄浪豈云能補孟子濡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嗷嗷鳴鴈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言交子桓公曰雍雍鳴鴈管時而南有時而北又曰嗟我憤歎曾莫能儔我懷人說鴻鵠秋南而不失時文曰曾辭之舒也儔等也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爾雅曰淹留久也窮達有命亦又何求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古人有言善莫近名莊子曰為善莫近名為惡莫近刑司馬彪於形也郭象曰忘善惡而奉時恭默咎悔不生尚書曰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曾子萬石周慎安親保榮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

建自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迥四不足一獲
謹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此論語摘輔像讚曰曾子
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孔世務紛紜祇攪予情漢書曰
安國尚書注曰周至也祇安樂必誠乃終利貞家語金
樂上書言世務毛詩曰祇安樂必誠乃終利貞人銘曰
攪我心攪亂也祇適也安樂必誠乃終利貞
樂必警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
秀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楚辭曰采予獨何為有志
不就楚辭曰云有志而無庶助將來無馨無臭潘元茂
曰懲難念功毛詩曰既往九錫文
既來我心永疚疾病也勗勉也
毛詩曰上天之采薇山阿散髮巖岫
載無聲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
遊所以安己不懼也范曄永嘯長吟頤性養壽杜篤連
後漢書曰素閑散髮絕世珠曰能
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爾雅曰頤養也東方朔非有先
生論曰故養性受命之士莫肯進禮記曰百年曰期頤

鄭玄曰頤猶養也

七哀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贈答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誤也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夫皎月流輝輪無輟照以其

為文外傍情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古詩曰憫前覺以

歎者誰言是客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

路塵妾若濁水泥漢書民歌曰溼水浮沈各異勢會合

何時諧爾雅曰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古詩曰從風

莫不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史記驪姬曰以賤

七哀詩二首 五言

王仲宣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

左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

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班固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遘與構同古字通也道經曰執大象天下往河上公注曰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

遠身適荆蠻

荆蠻已見登樓賦毛詩曰蠢爾荆蠻也親戚對我

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

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

言迴顧雖聞其子號泣之聲但

知揮涕獨去不復還視也家語曰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不哭揮涕以手揮之也未

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

此婦人之辭也驅馬棄之去不

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

漢書曰文帝葬霸陵悟彼下

泉人喟然傷心肝

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賢伯也

荆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

國語曰底著滯淫賈逵曰淫久也

方舟溯大

江日暮愁我心

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舟也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溯流山崗有

餘暎巖阿增重陰

通俗文曰日陰曰暎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

皆言不忘本也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主也楚辭曰鳥飛之故鄉狐死必首丘流波激清響

猴猿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霑衣衿

楚辭曰擊手迅風於清涼禮記曰

孟秋之月白露降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

漢書曰沛

公起攝衣延鄼食其也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

史記曰駟

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何為絲桐之間也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羈旅已見上文

七哀詩二首

五言

張孟陽臧榮緒晉書曰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有才華起家拜著作佐郎稍遷領著作遂稱疾抽簪告歸卒於家

北芒何壘壘高陵有四廣雅曰壘重也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鬱何壘壘北芒山

借問誰家墳曰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

陵鬱無無范曄後漢書曰葬孝安皇帝于恭陵又曰葬靈帝于文陵又曰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毛萇

肥美也季世喪亂起賊盜如豺虎左氏傳曰叔向日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

世也韋昭國語注曰季毀壤過一杯便房啓幽戶

也漢書張釋之曰假令愚人取長陵一室也珠柙離玉體珍

寶覓剽虜魏文帝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鏤體骨并盡西京雜記

曰漢帝及王侯送死皆珠襦玉匣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鏤枚乘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說文曰剽劫人也又

虜獲也漢書注曰虜與園寢化為墟周墉無遺堵漢書

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

而為墟爾雅曰牆謂之墉毛萇蒙籠荆棘生蹊逕登童

豎狐兔窟其中蕪穢不俊掃關中記曰漢諸陵守衛掃除廣雅曰掃除也餘見下

注掃蕪顏隴並墾發萌詩曰俊發爾私鄭玄

君今為丘山土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兵車萬乘故稱

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往古桓子新論曰雍

一棺之土也樵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尤其中

貴如何成此平孟嘗君喟然嘆息淚下承睫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王逸楚辭注曰商風西風也

曰涼風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音陽鳥春鳥也禮記曰

蕭瑟白露中夜結木落柯條森呂氏

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楚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沈朱光日也楚辭曰

曰秋氣至漢書云日行北陸謂之冬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

無所見惟覩松栢陰松栢上墓肅肅高桐枝翩翩栖孤

禽禮記曰草木皆肅鄭玄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蛉吟通

謂之蜻蛉蟋蟀吟已見上文注蜻音精音列哀

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秦嘉婦詩曰丘隴日已遠纏

綿彌思深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張升與任憂來令髮白

誰云愁可任古詩曰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徘徊向

長風淚下霑衣衿楚辭曰愴長風以徘徊又曰向長

悼亡詩三首五言風俗通曰慎終悼

潘安仁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荏苒猶漸也冉冉歲月流貌

子曰寒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之子謂妻也毛詩曰

琴賦曰披重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私懷誰者可語

說文曰懷念也楚儷俛恭朝命迴心反初役毛詩曰

事不敢告勞役謂所任也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家

樹說文曰思其人愛其帷屏無髮髻翰墨有餘跡廣雅

帳也聲類作幃說文曰彷彿相似見流芳未及歇遺挂

猶在壁洛神賦曰步薜蘿而悵恍如或存周遑忡驚惕

王逸楚辭注如彼翰林鳥雙栖一朝隻曹植善哉行曰

矣天王弼周易注曰翰鳥飛也曹植如彼遊川魚比目

中路析爾雅曰東方有止春風緣隙來晨雷承檐滴說

日雷屋承水也寢息何時忘沈息各盈積宋玉笛賦曰武庶幾

有時衰莊缶猶可擊郭璞爾雅注曰庶幾微幸也莊子妻

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惠子

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姪死也我獨何能無察察其始

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

見偃然寢於巨室而我數毀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

命故

皎皎窓中月照我室南端室南端室清商應秋至溽暑

隨節闌秋風為商已見上文禮記曰季夏土潤溽暑凜

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古詩曰涼歲云暮毛豈曰無

重纊誰與同歲寒毛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歲寒無

與同朗月何朧朧毛詩曰叔兮伯兮靡所與展轉眄枕

席長簟竟牀空見上文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莊子

穴來風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獨無李氏靈髮髣髴爾

善從之右詩曰白楊多悲風容致其神乃夜設燭張幄令帝居他帳還撫衿長歎息不覺涕霑霑漢書公孫攬曰累

帳坐也還撫衿長歎息不覺涕霑霑漢書公孫攬曰累

行日延頸長歎息魏文帝霑霑漢書公孫攬曰累

歌行日不覺淚下霑衣裳霑霑霑霑漢書公孫攬曰累

霑霑漢書公孫攬曰累

霑霑漢書公孫攬曰累

霑霑漢書公孫攬曰累

史記曰文帝意慘悽悲懷魏寢興自存形遺音猶在耳

武帝短歌行曰憂從中來禮記曰色不忘乎目楊脩

傷天賦曰悲體貌之潛翳兮目常存乎遺形左氏傳晉

穆羸曰今君雖上慙東門吳下愧蒙莊子東門子曰魏有

終言猶在耳子而不憂莊子蒙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尚書曰詩

人故云蒙莊子紀猶錄也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歌曰有志無時命

也奈何論語曰小人長戚戚長笛賦曰長戚之士能閑居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藏廣雅

運旋夫何逝之速也莊子天運篇曰淒淒朝露凝烈烈夕風

厲毛詩曰秋風淒淒又曰奈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左氏傳

婦曰已不能底其仇儷杜預曰儷偶也魏念此如昨日誰智

卒歲蒼頡篇曰昨隔日也毛詩改服從朝政哀心寄私制

茵幃張故房朔望臨爾祭鄭玄禮記注曰茵幃也爾祭

詎幾時朔望忽復盡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爾雅曰

疊疊暮月周戚戚彌相愍楚辭曰時疊疊而過中悲懷

感物來泣涕應情噴詩曰涕既噴之駕言陟東阜望

墳思紆軫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楚辭曰徘徊墟墓間欲

去復不忍禮記周鄭曰墟墓之間徘徊不忍去徙倚步

踟躕楚辭曰步徙倚而遷思落葉委埏側枯荻帶墳隅

聲類曰延墓遂也孤魂獨煢煢安知靈與無曹子建贈

詩曰孤魂煢煢兮不遑寐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

劍竟何及撫墳徒自陽

解劍已見上注潘岳虞茂春誄曰姨撫墳兮告辭皆莫能兮仰

視顧愷之拜宣武墓詩曰

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

謂延州及楚老也令德高遠是通也解劍撫墳是蔽也

論語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桓子新論曰漢高祖建

立鴻基俾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弗用專委婦

人歸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人而蔽者也

情慟定非識所將

言已往日疑彼三人迨乎今辰已亦

心識之所能行也王隱晉書曰荀粲與傅嘏善夏侯玄

亦親常調嘏玄曰子等在世業間功名玄必勝我識減

我耳嘏難曰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未

有餘者粲曰功名局之所獎然則志自一物耳固非識

之所獨齊我以能復子等為貴未能

齊子所為也毛萇詩傳曰將行也

特兼常

莊子曰其生也柔脆其死也

脆促良可哀天枉

空名揚

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

舉聲泣已灑長歎不

死孝經曰揚名於後世

成章

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拜陵廟作一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漢儀上陵

帝崩後諸侯始有謁陵辭陵事蓋率情而

舉非京洛之舊自元嘉已來每正月輿駕

必謁初寧

陵復漢儀

顏延年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

周書曰各助王恭明祀東觀

送光烈皇后衣一篋今魯國孔氏尚有

哀敬隆祖廟崇

樹加園塋

漢書房中歌曰乃立祖廟敬明

投迹階王庭

休命始高祖之初也禮記曰逮事父母尚

往投迹者衆周易

陪厠迴天顧朝讌流聖情

曰夫揚于王庭

明爾德時

無背無側爾德不明時無陪無

早服身義重晚達生戒

卿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

明爾德時

輕服服事也早晚達恩厚故以養生之戒為輕也王逸晉書曰
孔坦上表曰士死
否來王澤竭泰往人悔形否來泰往

知遇恩令命輕也言王之德澤既竭人之悔矣形見
也否泰易二卦名也言王之德澤既竭人之悔矣形見
班固西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周易曰悔矣者憂
虞之象也列子曰公孫朝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
矣周易曰否之匪人不和利君子貞又曰泰君子道長小
人道

消道勅躬慙積素復與昌運并濟汲汲莘莘者四子講德
論曰非有積素累舊之權春秋孔演圖曰恩合非漸漬
帝當會昌成封岱宗宋均曰應會之期耳恩合非漸漬
榮會在逢迎策論語田光造燕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為道

夙御嚴清制朝駕守禁城束紳入西寢伏軫出東垆大紳
帶也論語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西寢廟在
西也莊子曰宣丘伏軫而漢東垆陵所在也衣冠終冥
漢陵邑轉葱青漢書曰自高祖已下各自君陵傍立廟

漢漢書景帝紀曰作陽陵張晏曰景帝
作壽陵起邑南都賦曰章陵鬱以青葱松風遵路急山
烟冒壠生說文曰冒覆也方言曰皇心憑容物民思被歌

聲皇心謂文帝也司馬彪續漢書曰根車旋載容衣被
曲以為歌聲也然此言人萬紀載絃吹千載託旒旌漢
之思慕被在歌謳之聲

詔曰制禮作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又曰聖王已
沒鍾鼓管絃之聲未衰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
鄭玄曰銘明旌也聲未衰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
識之以別貴賤故云表德也天子各有建也未殊帝世

遠已同淪化萌言帝澤被天下威靈若存故未殊其遠
也幼牡困孤介未暮謝幽貞漢書音義臣墳曰介特發

軌喪夷易歸軫慎崎傾以車之行喻己之仕也發軌弱
收遐致發軌將先起封禪書曰軌迹夷易易
導也歸軫暮年也楚辭曰觀軫丘方崎傾

漢漢書景帝紀曰作陽陵張晏曰景帝
作壽陵起邑南都賦曰章陵鬱以青葱松風遵路急山
烟冒壠生說文曰冒覆也方言曰皇心憑容物民思被歌

同謝詒議銅雀臺詩一首

五言集曰謝詒議

五年冬作銅雀臺魏武遺令曰吾伎人皆著銅爵臺於臺上施六尺床總帳朝脯上脯脯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

謝玄暉

總幃飄井幹樽酒若平生

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淮

南子曰大構架與宮室有雞棲井幹許慎曰皆屋構也司馬彪莊子注曰井幹井欄然井幹臺之通稱也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

不敢指斥故芳襟染淚迹嬋媛

空復情楚辭云心嬋媛而傷懷玉座猶寂寞沉迺妾身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五言劉璠梁典曰天監二年僕射范

雲卒任助自義興貽沈約書曰求念平生忽為疇昔然此郡謂義興也劉熙釋名曰傳舍也使人所止息而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風俗通曰諸有傳信乃得舍於傳也

任彦昇

劉璠梁典曰任助字彥昇樂安人年四歲誦古詩數十篇十六舉秀才第一辭章之美冠絕當時為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卒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

國楨謂范雲也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女史曰式

我故人情

莊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史記范雎謂須賈曰戀戀有故人之意

待時屬興運王佐俟民英

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班固漢書曰劉向稱董仲

舒有王佐之才也袁子正書曰立德結懽三十載生死

一交情左氏傳曰楚子使椒舉如晉曰寡君願結懽於二三君史記太史公云下邳翟公曰一死一生

乃知携手遁衰薛接景事休明衰薛齊東昏侯也休明梁武帝也班固漢

書述曰携手遊于秦鄭玄毛詩箋曰薛支庶也抱朴子曰携手而遊接景而處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

運阻衡言革時泰玉階平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

不革孔安國尚書曰衡平也言平常之言也彼言不濬革此言革言亂之甚也長楊賦曰玉衡正而泰階平

冲得茂彦夫子值狂生傅暢讚曰王戎字濬冲戎為選官時江夏李重字茂曾汝南李

毅字茂彦重以清尚毅淹而通二人操異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用夫子謂范雲狂生助自謂也梁

典曰范雲為吏部尚書又曰助為吏部侍郎淮南子曰臺無所鑒謂之狂生高誘曰臺持也新鑒者玄德故為

狂生臺古握字也漢書曰伊人有涇渭非余揚濁清人

謂范雲也綜核人物涇渭殊流非余狂生能揚清激濁也毛詩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泚孫綽曰涇渭殊流雅鄭

異調曹子建贈丁儀詩曰涇渭揚濁清將乖不忍別欲以遺離情言將乖初不

忍便訣欲留少選之不忍一辰意千齡萬恨生言昔日將

項以遺離曠之情也辰之意況今千齡永隔萬恨俱生者乎毛長詩傳曰辰時也應璩與許子後書曰前別倉卒情意不悉追懷萬

恨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新序孫叔敖曰篋篋之兼

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蒼頡篇曰嘲調也字書曰嘲亦

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也何時見范侯還叙平生意

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左氏傳曰日月之會是謂辰

弗覩朱顏改徒想平生人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馳

知安歌日非君撤瑟晨楚辭曰猶憤積而哀娛兮翔江

寬慰也儀禮曰有疾者齊撤瑟琴已矣余何歎輟春哀國均史記趙良

五穀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春者不相杵毛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萇曰均平也

贈答上

贈蔡子篤詩一首

四言晉官名曰蔡睦字子篤為尚書

王仲宣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

翼翼飛貌也鸞喻子篤也楚辭曰高翔翔之翼翼毛詩曰載飛載鳴

我友云徂言矣舊邦

蔡氏譜曰睦濟陽人毛詩曰我友敬矣又曰周雖舊邦 舫舟

翩翩以沂大江

楚辭曰將舫舟而下流舫與方同 蔚矣荒塗時行靡通

慨我懷慕君子所同

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而難踐 濟岱江行

悠悠世路亂離多阻

毛詩曰悠悠南行 風流雲散一別如

邈焉異處

濟岱近兗州子篤所往江 人生實難

兩鸚鵡賦曰何今日以兩絕陳琳檄吳將校

願其弗與

張奐與崔子書曰人

瞻望遐路允企伊佇

毛詩

淒風

毛詩曰冬曰烈烈左氏

潛鱗在淵歸鴈載軒

鴻鵬孰能飛

因所見而言之毛詩曰匪鵠匪 苟非

慕予思罔宣

法言曰夫進也者進於道慕 瞻望東路慘

愴增歎率彼江流

於德尚書曰予思曰孜孜 君子信誓不遷

于時

毛詩曰言笑晏晏 及子同寮生死固之

何以贈行言授斯詩

晏子春秋

林父止之曰

同官為寮

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

何以贈行言授斯詩

行晏子送曰

嬰聞贈人以財不若以言請以言乎夫蘭

本三年成而湛之以酒

則君子不近湛之糜醢貨以匹

馬願子剋 中心孔悼涕淚連瀉毛詩曰中心是悼周易求所湛 嗟爾君子如何勿思毛詩曰君子行

贈士孫文始一首

四言三輔決錄趙岐注曰有才學年十五能屬文初董卓之誅也父瑞知王允必敗京師不可居乃命萌將家屬至荆州依劉表去無幾果為李儼等所殺及天子都許昌追論誅董卓之功封萌為澹津亭侯與山陽王粲善萌當就國粲等各作詩以贈萌于今詩猶存也

王仲宣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毛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 我暨我友自彼京師爾雅曰暨與也毛詩曰自彼氏羌 宗守湯失越用遁違杜預左氏傳注曰越遠也鄭玄禮記注曰遷于荆

楚在漳之湄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出焉毛詩曰居河之湄 在漳之湄亦剋宴

處劉歆七略曰宴處從容觀詩書 和通篲填比德車輔毛詩曰伯氏吹

既度禮義卒獲笑語儀卒度笑語交錯禮庶茲末日無

讐厥緒毛詩曰且以喜樂且以 雖曰無讐時不我已鄭

同心離事乃有逝止張衡怨詩曰同心 橫此

大江淹彼南汜楚辭曰橫大江兮揚靈王逸曰橫度大

我思弗及載坐載起毛詩曰瞻望弗及張衡怨詩

惟彼南汜君子居之論語曰君之有 悠悠我心薄言慕

之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又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人亦有言靡日不思毛詩

文二十三

曰人亦有言靡詰不思又矧伊嫵婉胡不悽而毛詩曰

曰有懷于衛靡日不思矧伊嫵婉胡不悽而

矣又曰人無兄晨風夕逝託與之期毛萇詩傳注曰晨

歸鳥而致詞差瞻仰王室慨其求歎毛詩曰瞻仰昊天

迅高而難當良人在外誰佐天官毛詩曰維此

我思肥泉茲之未歎四國方阻俾爾歸良人弗求弗

迪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國曰四國于蕃又曰俾爾多

蕃爾之歸蕃作式下國毛詩曰四國于蕃又曰俾爾多

也鄭玄毛詩箋曰式法無日蠻衣罔不虔汝德賈逵國語注

慎爾所主率由嘉則毛詩曰慎爾出話又曰不憚不忘

則龍雖勿用志亦靡忒周易曰潛龍勿用陽在下悠悠

澹澹鬱鬱彼唐林荆州圖曰漢壽縣城南一百步有澹水

名也在郡西南接澧水晉書曰天門有零陽縣南平郡

有作唐縣盛弘之荆州記曰零陵東接作唐然此三縣

連延相接唐林也雖則同域邈其迥深爾雅曰迥遠也

即唐地之林也白駒遠志

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毛

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

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又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贈文叔良一首四言干寶搜神記曰文穎字

荆州從事文叔良作移零陵文而彙集又云為

有贈叔良詩獻帝初平中王粲依荆州劉

表然叔良之為從事蓋事劉表也

詳其詩意似聘蜀結好劉璋也

王仲宣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毛詩曰翩翩者騅說君子于征爰聘西

鄰毛詩曰之子于臨此洪渚伊思梁岷楚辭曰伊爾往古爾往孔邈

如何勿勤君子敬始慎爾所主孟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趙岐曰近臣當為遠方謀言必賢

來賢者為主遠臣而至主於在朝臣之賢者也

錯說申輔鄭玄禮記注曰賢善也所言說

與公孫僑子產也羊舌肸叔向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于

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

皆富政將在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也

先民遺跡來

世之矩毛詩曰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尚

既慎爾主亦迪

知幾探情以華覩著知微華喻貌越絕書子胥曰聖

明聽聰靡事不惟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

董褐荷

名胡寧不師國語曰吳晉爭長未成吳王昏乃戒令

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境而造於弊邑之

軍墨敢請辭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令周室既卑約

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告孤用視聽命於藩

離之外董褐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

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

不可與戰主其許之然而不可徒許也趙孟許諾晉乃

令董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

今君奄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下有短垣而自踰之况

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

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

昭曰董褐晉大夫司馬寅也毛詩曰胡寧忍子

衆不

可蓋無尚我言家語金人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

梧宮致辯齊楚構患說苑曰楚使使者聘於齊齊王饗

曰然昔者燕攻齊楚雍門飲馬于淄澠定獲於琅邪王

與太后奔莒逃於成陽之山敢問當此之時梧之大小何

如王命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貂勃貂勃對曰使者

為問植梧之始邪昔楚無道殺子胥之父于胥奔吳吳

以爲相後將兵伐楚以復父讎楚王奔隨吳王入郢子

胥親射宮門鞭平王之墳當此之時梧始

生之年也齊楚於是構怨遂舉兵相伐也

成功有要在

衆思歡

尚書帝曰成允成功惟

人之多忌掩之實難

傳秦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

瞻彼黑水滔滔其流

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毛詩

江漢有卷允來厥休

而來自美非汝之功也漢書劉敬說高祖曰今陛下徑往

卷蜀漢

定三秦

二邦若否職汝之由

山甫明之毛萇詩傳曰若順也否猶臧否也謂善惡也

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也

緬彼行人鮮克弗留

注曰緬思貌也左氏傳曰行人言

使人也毛詩曰靡

尚哉君子于異他仇

德王曰尚矣哉能欲神人杜預曰

人誰不勤無厚我憂

楚辭曰惟天地之無窮哀

惟詩作贈敢詠在舟

有在舟之義憂患同也鄧析子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五言

劉公幹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

元后謂曹操也至南鄉謂征

戴張衡思立賦曰爰整駕而亟

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翺

翔謂五官也毛詩曰將翺將翔

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

涼四節已見潘安仁悼亡詩周易曰

衆賓會廣坐明燈

熿炎光辭史記侯嬴曰公子自是

迎羸羣衆廣坐之中楚

明貌也熿大

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

也干舞

金壘含甘醴羽觴行無方

觴也

長夜忘歸來聊且爲大康

馳歎悅誠未央四牡謂驪駒也漢書王式曰聞之於師

客歌驪駒主人歌無庸歸音義曰逸詩

也篇名

余嬰沈痼疾竄身清漳濱禮記曰身有痼疾說文曰痼

水至邯鄲入漳山海經曰少山自夏涉冬彌曠十餘

旬楊雄羽獵賦曰立冬季月天地隆烈杜預常恐遊岱

宗不復見故人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所

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左氏傳為啓強曰清談同日久

情眇叙憂勤毛詩曰朝夕思便復為別辭遊車歸西隣

西隣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

分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楚辭

死不得見乎陽春望暮結不解貽爾新詩文蔡邕贊

詠新詩勉哉脩令德北面自寵珍左氏傳曰忠為令德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毛萇詩傳曰終夜不遑寐叙

意於濡翰毛詩曰不遑寐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明鐙曜閨

中清風淒已寒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楚辭曰白露

曰乃立應門爾雅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禮記曰歲

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壯士謂五官也漢書高祖曰

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立為五官中郎將典略曰

有鎮孟津及黎陽而無所征伐故疑出征謂在孟涕泣

津也以在鄴故曰出征以有兵衛故曰戎事也

灑衣裳能不懷所歡涕泣乾

涼風吹沙礫霜氣何皚皚易通卦驗曰巽氣不至則大

皚霜雪貌劉歆遂初賦曰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輝緹

色也華燈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論衡曰興論立說

也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漢儀注曰列侯為丞相

辭少師之任小臣信頑鹵俛安能追儀禮曰小臣正

文論語曰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魯與鹵同

贈徐幹一首五言

劉公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掖門西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史記曰景帝居禁中

侍御不得入楚辭思子沈心曲長歎不能言毛詩曰在

日抒中情而為詩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步出北寺門其板屋亂

氣結不能言遙望西苑園風俗通曰尚書侍御細柳夾道生方塘楚辭曰

史謁者所止皆曰寺也含清源思立賦曰旦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楚辭曰

其上乖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仰視白日光皦皦楚辭曰

懸曰皦白也楚辭曰晞白日兮皎皎兼燭八紘內物類楚辭曰

無頗偏韓子曰朱孺對衛靈公曰夫日兼燭天下則不

能燭六合耀八紘音義曰入方之誼我獨抱深感不得

與比焉

贈從弟三首五言

劉公幹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

磷毛萇傳曰清徹也蘋藻生其涯華紛何擾弱采之薦宗廟可以

羞嘉客蘋藻以喻從弟也左氏傳君子曰苟有明信澗

於王公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古詩曰青

朝露待日晞爾雅曰懿美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

霜正慘愴終歲常端正楚辭曰霜露懜懜而下豈不羅凝寒松栢

有本性凝嚴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雪霜將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鳳生丹穴故曰南嶽鄭玄毛詩箋曰鳳凰之性非竹實不

食亦喻從弟也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厓與

黃雀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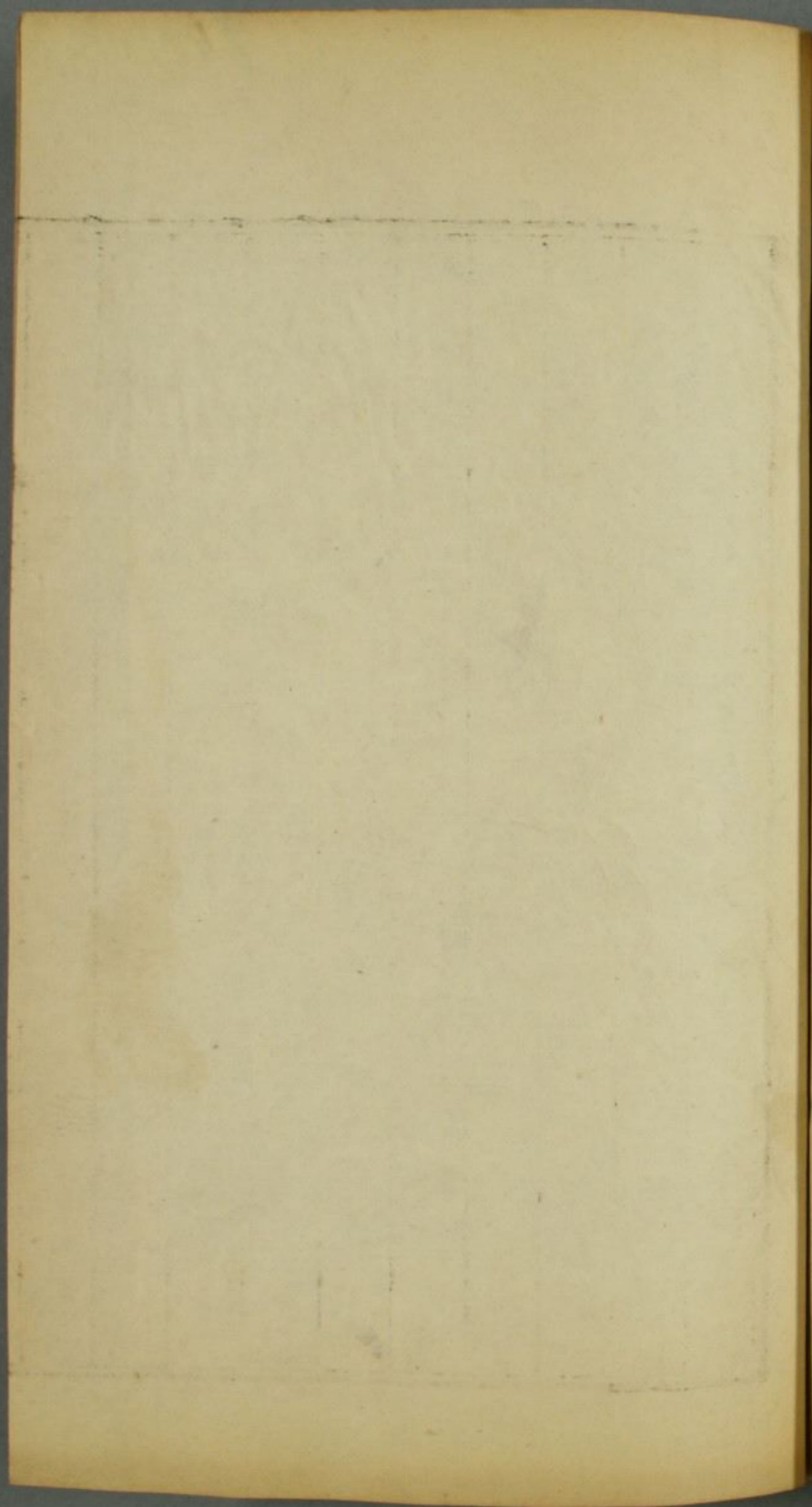
黃雀喻俗士也

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尚書曰鳳凰來儀孔安國

曰聖人受命則鳳凰至

文選卷第二十三



限鳳凰至									
------	--	--	--	--	--	--	--	--	--

